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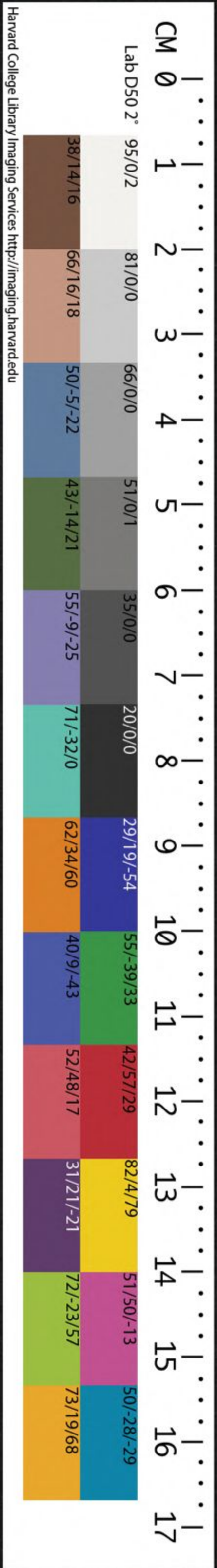
T 715 / 2950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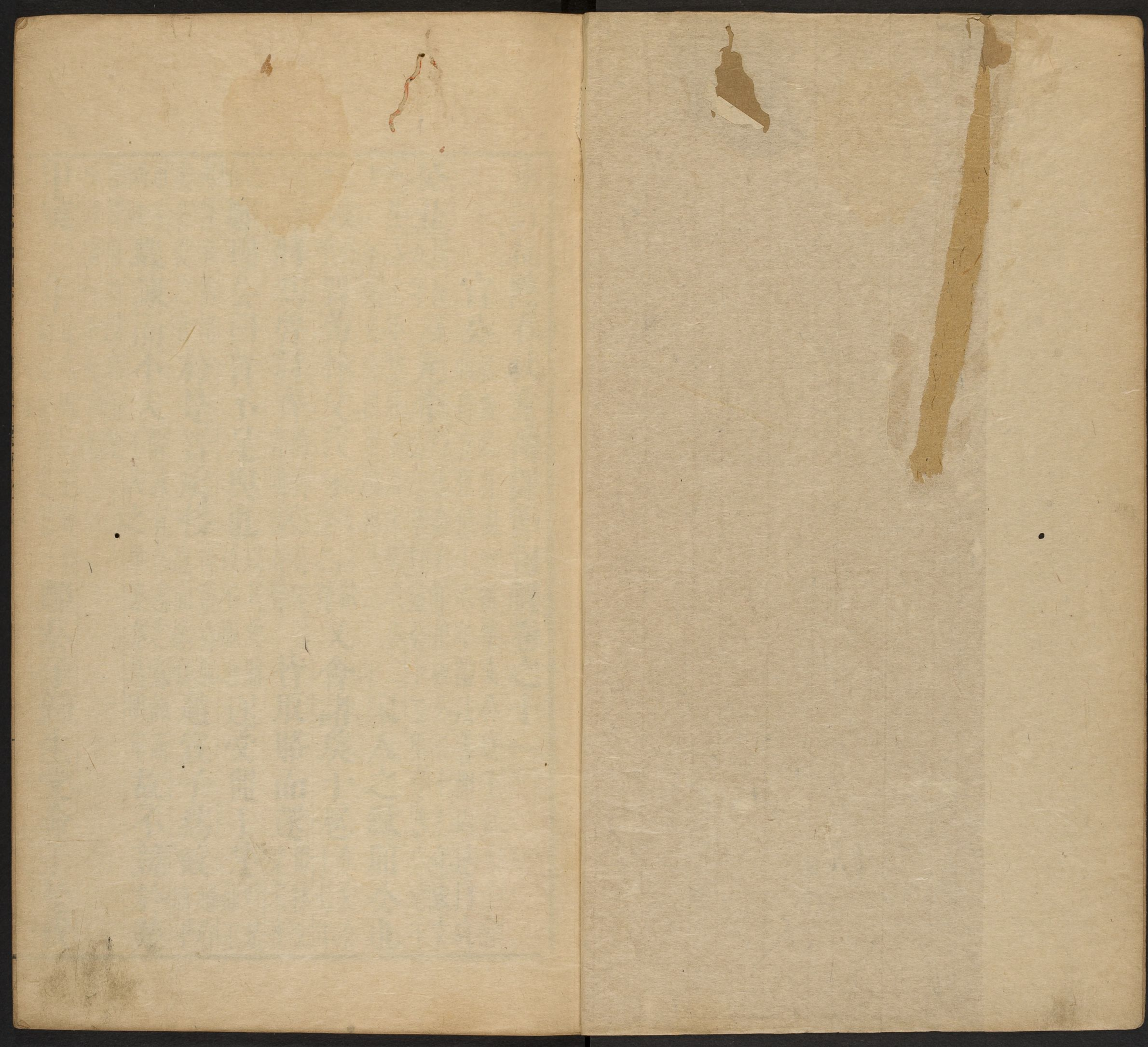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5 1955

宣成襄

左傳句解







哈佛大學
圖書館
藏

國書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一

宣公

宣公

名倭又作委一名接文公庶子弒天子惡而自立在位十八年謚法善開周達曰宣

癸丑

周匡王五年

元年

陳靈公六年杞桓公二十九年齊惠公元年

秦共公元年楚莊王六年衛成公二十年宋人之弒昭公也

在文公八年晉荀林父伐宋

欲討弒逆之罪又會諸侯于扈

將為魯討齊

時齊懿公侵暴皆取賂而還荀林父受宋齊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

以其受賂故不服之遂受盟于楚

於是晉侯侈

晉靈公無道而驕侈趙宣子為政

驟諫而不入

驟諫有急遽之意諫而故不競於楚

言晉伯所以衰而楚所以橫行于天下也

甲寅二年

是歲周匡王崩弟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

宣公

宋鄭穆公受盟于楚故宋師敗績為鄭所敗囚華元華元華

子也鄭人獲而獲樂呂樂呂戴公之曾孫也將戰宋兵

之戰華元殺羊食士以犒士卒其御羊斟不與羊斟為

車不及羊羹之賜此雖華元親之及戰及與鄭日疇

意亦是不詳密處甚音針與音預今日之事我為

昔之羊子為政殺羊食士時其權在汝今日之事我為

政今日與鄭戰使我與入鄭師羊斟故意御華元故敗

故宋兵敗而華元君子謂羊斟非人也言羊斟以其私

憾敗國殄民以羊羹之私怨而敗宋於是刑孰大焉刑

法誅之其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大雅角弓其羊斟之

謂乎詩云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殘民以逞

言羊斟殘害宋宋人贖華元於鄭賢故贖之華元逃

歸時宋以車馬贖華元宋城宋人增城華元為植國有大

將王曰植巡功巡察役城者謳歌役人謳歌聃其目其

音幹聃其腹聃其腹聃其腹棄甲復來與棄甲而復于思

于思識其多鬚之貌棄甲復來與棄甲而復于思

使其驂乘謂之曰華元亦作歌而使陪乘牛則有皮言

有皮可用犀兕尚多犀兕皆野獸名棄甲則那那猶何

與犀兕之皮皆可為役人曰又答從其有皮言縱使牛

甲雖棄之何害也尚用丹漆為飾華元曰去之令驂乘

皮可用丹漆若何尚用丹漆為飾華元曰去之令驂乘

答而夫其口衆我寡言我一人之口不足以勝役夫之

夫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彫刻其牆而觀其辟丸也

去聲從臺上彈人過以彈弓彈之彈平聲而觀其辟丸也

為政二字絕妙

其平字在當格也復出殘民以逞句振起甚功有勢

復出此奇大有態色

工階

先點出不君是提綱法散語遺鍊

丸彈子也觀人避彈以宰夫脯熊蹯不熟熊掌也熊蹯難熟不熟則有毒殺之殺宰夫寘諸畚畚草器也寘宰夫

使婦人載以過朝使婦人載其尸以過朝者趙盾士季見其手士季即士會也宰夫之問其故被殺之故而

患之患靈公將諫入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士會言宣

諫而不聽則莫之繼也宣子為正卿其言不會請先

公不省故又前進而及而後視之靈公知其來諫故佯

於屋雷也溜力救反而後視之不見及至偏近然後

視曰吾知所過矣公言我已自將改之諱自今改過也

始飾辭稽首而對曰士會喜君改過人誰無過言人誰

以拒之稽首而對曰故稽首以對之人誰無過言人誰

者失過而能改不憚改善莫大焉改過則能遷善詩曰大

淺易語然章法亦具

雅蕩靡不有初言人君之德無鮮克有終但謹終如始

能有終夫如是言夫如此詩所則能補過者鮮矣可見有

補者亦君能有終公能改過則社稷之固也則晉之社

以安也豈惟羣臣賴之臣有所賴哉又曰又詩大雅

有關衮衣君之上服也君服衮故謂惟仲山甫補之仲

甫相宣王君德有闕者君德有失也君能補過君能補過

有失則能補之能補過也夫詩言補衮者言君能補過

今靈公能衮不廢矣則衮職無闕可猶不改靈公雖言

自補其過宣子驟諫而不入此可見也公患之宣子是大臣故尤忌

道如宣子驟諫而不入此可見也公患之宣子是大臣故尤忌

其諫使鉏麇賊之客以殺宣子鉏麇牀魚反麇音倪晨往

天明而寢門闢矣宣子之家已盛服將朝見宣子著朝

鉏麇往寢門闢矣開正寢之門盛服將朝服將朝於君

朝音尚早天未坐而假寐不解朝麇退宣子而退曰不

潮音尚早天未坐而假寐不解朝麇退宣子而退曰不

忘恭敬

言其盛服坐

民之主也

如此則是

賊民之主不

忠

以為百姓之主而害之

棄君之命不信

受君之命以

則是不信也

有一於此

殺之則不忠不殺則不

不如死也

忠信不能兩全

觸槐而死

宣子庭有槐樹鉏

晉侯飲趙

盾酒

靈公使人刺宣子

伏甲將攻之

先伏兵於宮中乃

殺之其右提彌明知之

宣子之車右提彌明

趨登曰

彌明

登臣侍君宴過三爵

言宣子侍公飲

非禮也

禮不過

扶呂下

彌明見事急故以禮責宣

公嗾夫獒

嗾使夫

四尺曰獒蓋靈公呼犬欲以

明搏而殺之

彌明擊

盾曰

弃人用犬

責公不養士而

雖猛何為

夫雖猛何所用之

曰君之獒猶不如臣之

鬪且出

時宮中伏兵起宣子

彌明死之

為伏兵

初宣子田于首山

先是宣子田獵

舍

于翳桑

舍止也翳桑桑之

見靈輒餓

靈輒晉人

宣子問靈

曰不食三日矣

言三日

食之

宣子設之以

其半

輒食其半

問之

問何故

曰宦三年矣

宦者學

母之存否

言母在家

今近焉

今則去

請以遺之

故留所

以遺

使盡之

宣子使

而為之簞食與肉

簞竹器也謂以

簞音丹

寘諸索以與之

索囊之無底者也

以簞食與肉

既而與為公介

介甲士也至是靈輒亦

倒戟以禦公徒

而免之

靈輒乃倒用其戟以禦

問何故

宣子問汝

翳桑之餓人也

言我餓於翳桑時感

問其名居

宣子復

名與所居之地不告而退

不望

遂自亾也

時宣子出奔

趙穿攻

正世時却詳敘

靈公於桃園

趙穿衰之庶子為側室者公宣子未出山遊於桃園趙穿攻公而弒之

而復

時宣子出奔聞公遇弒未出晉境之山而遂復歸晉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

晉史官董狐直書趙盾弒君之罪

以示於朝

書之於策以示朝臣宣子曰不然

君者非我也

對曰子為正卿

董狐言宣子為晉之正卿

不越竟

出奔而踰晉

境之山竟音境

反不討賊

比其反國又不討伐弒君之罪

非子而誰

如此則弒君者雖非

汝而實出於汝之心也

宣子曰嗚呼

嘆息而

我之懷矣

懷戀也自詒

伊感

詩文無此二句相連者或逸詩也其我之謂矣

所言正合我之事也

孔子曰

時孔子未生蓋後論之

董狐古之良史也

文調須如此乃不板

良大夫也

又言趙盾可謂

為法受惡

為董狐史法而受弒君之惡名為

惜也

夫惜其以良大夫而受惡也

越竟乃免

言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

孔子於春秋晉趙盾弒其君夷臯不應有此議論是本朝歐陽公疑之是也然謂趙盾實弒之亦非也意者盾之出奔也趙穿承其風言而弒之是靈公之為盾而不為穿也所以董狐發其惡而書之若夫為法受惡以後趙盾迎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

乙卯

周定王三年

三季

晉成公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子莊王也陸渾之戎

戎秦晉所遷于伊川者

遂至于雒

雒水名周之所

觀兵于周疆

兵威以脅周也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王孫滿周大夫也

時楚強周弱定王

無如之何故使大夫勞之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禹之九鼎

猶後世之傳國璽也楚莊王問其

對曰在德不在鼎

孫

大小輕重欲奪周九鼎而取天下

對曰在德不在鼎

孫

乎有德不在乎有鼎

昔夏之方有德也

言夏鑄鼎之由

時遠方圖物

貢金九牧

九州牧守皆貢其金

鑄鼎象物遠方圖物之形於其上

百物而為之

鑄音注

此也

宣公

五

亦云是聞問非是示偏第其意却有觀

觀

其意却有觀

甲上意未盡
且有態

正論

解首句

敘事首尾亦
有綜括收拾
法

備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知神姦鬼神姦邪情故民入

川澤山林入川澤取魚鼈之屬不逢不若不遇妖怪螭

魁罔兩水神也螭抽知反魁音媚莫能逢之民皆預知其象故不

能相遇也用能協于上下夏禹如此故上下和協蓋以承天

休以受天之福祐蓋祭有昏德夏之季也鼎遷于商故

放祭而取載祀六百商有天下六百年也載取更如之

商紂暴虐紂行暴虐鼎遷于周故武王伐紂而遷德之

休明德休明也三代君雖小重也鼎非有加大也而不可

其姦回昏亂回邪也紂紂姦雖大輕也鼎非有加小也

勢若遂輕然天祚明德天之福明有所底止自有極至之成

王定鼎于郊廓郊廓東周之王城也成王成武卜世三

十成王卜之言當卜年七百言當載祀天所命也此蓋

周王之明德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而成王所卜

也艾鼎之輕重謂不可移也未可問也言楚子失問也

三十七年過卜數也○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燕姑燕姑南

女也若北燕則是召公之夢天使與已蘭蘭香草也燕

來賜之蘭曰余為伯儵儵音儵余而祖也言我是

也汝祖也蓋伯儵以是為而子以此蘭而以蘭有國香國

是南燕之祖言其香之可貴人服婚之如是服佩也古人以香草為

不與常品同也既而文公見之未幾文公見與之蘭而御之

汝子如服也以蘭賜燕姑辭曰妾不才燕姑謙言幸而有子言已將

使薦寢御不信敢徵蘭乎欲以所賜蘭而公曰諾許之生

不信恐文公敢徵蘭乎欲以所賜蘭而公曰諾許之生

七京三專丁巳

宣公

六

穆公

既而生子即今之穆公也

名之曰蘭

以文公賜蘭符燕姑之夢故名其子曰蘭穆公

有疾

至此年而穆公有疾

曰蘭死

蘭謂昔者文公所賜燕姑者也

吾其死乎

言此蘭若

成吾必與之同也

吾所以生也

言我之生由此蘭之祥也

刈蘭而卒

於是自刈其蘭

而必子夷立是為靈公

傳言穆公子孫所以大典于鄭

丙辰四年

鄭靈公元年是歲秦共公卒子榮立是為桓公

公及齊侯平莒及邾

莒鄉二國有爭魯宣公及齊惠公為平和之鄉音談

莒人不肯

不肯從和

公伐莒

宣公怒而

之取向

取莒國之向邑向式亮反

非禮也

非講信修睦之禮

平國以禮不以

亂

平國之爭當用兵

伐而不治

責公不先以禮治莒而遂伐之治去聲下並同亂

也

是以亂也

以亂平亂

二國本亂魯

何治之有

其亂如此無由能治

無治

既不能治

何以行禮

禮所以治亂無

○楚人獻龜於鄭

靈公

龜似鼈而大靈公穆公太子夷也元龜音元

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公子將見靈公見音現

子公之食指動

子公即公子宋也第二指忽然自動

以示子

家

以食指示之

曰他日我如此

言我每常食指動時

必嘗異味

必得奇異品味

食及入

入至公聽

宰夫將解黿

見治庖而將解楚人所獻之黿

相視而笑

二

子相視而笑以為指動果驗也

公問之

公問何而笑

子家以告

以子公指動之事告及

食大夫黿

及黿熟而分賜諸大夫食音嗣

召子公而弗與也

將召子公而不與黿

食欲使指動而不驗

子公怒

怒公不與之食

染指於鼎

染指於所烹黿之鼎

出

嘗其味而遂出

公怒

嫌其不潔故怒

欲殺子公

本與為戲而遂欲殺之

公與子家謀先

子公謀於子家欲先弑公

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

言六

畜之老者人猶憚之而不取殺害

而況君乎

何況一國之君而遂忍弑之乎

反譖子家

子公見子家不從而反譖之

子家懼而從之

子家恐罪見及遂從其謀而弑靈公

曰仁而不武

言子家初稱畜老憚殺猶有仁愛之心而不能討子公是不武也

無能達

子公見子家不從而反譖之

子家懼而從之

子家恐罪見及遂從其謀而弑靈公

此異右傳角

也故不能自達其初心之仁愛也○愚按鄭人立子良

子良穆公辭曰辭云以賢則去疾不足

我不足以為賢以順則子堅長

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

舍之舍音赦下同子良不可

則固願也則我願皆若將亾之

被逐也去疾何為何為者哉乃舍之

司馬子良生子越椒

良殺是子也指越椒熊虎之狀

聽其聲音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楚先君若諺曰俗語狼子野心

也言此越椒乃諺其可畜乎

其族曰聚若敖氏之椒也知政

吾族當速無及於難無使少緩而及

鬼猶求食言人欲為鬼猶若敖氏之鬼

其鬼必飢餒矣及令尹子文卒

越為令尹陽為令尹以若敖氏之族

殺之遂將楚子與若敖氏戰

戰敗莊王初鬬伯比淫於邳子之女

音生子文焉伯比所淫邳國之邳夫人

云邳子夫人以其女之淫虎乳之

亂而生子故棄之夢音蒙

于文來歷

層層加農

田獵於見之見虎乳所懼而歸見其事怪夫人以告夫

告邾子以其遂使收之遂命復楚人謂乳穀呼乳為穀

穀乃謂虎於菟又呼虎為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此

命子文之名為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言子文所以其

謂其幼時乳餵于虎也

孫箴尹克黃使於齊箴尹官名克黃子陽之子蓋子文

使於齊國還及宋自齊還聞亂氏之亂其人曰不可以

入矣不可復入楚矣箴尹曰弃君之命不反國則是棄

君之獨誰受之雖出奔他國誰肯君天也君者臣之天

可逃乎天不可逃則君遂歸復命克黃歸楚而自拘

於司敗司敗王刑之官克黃自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

莊王因思其祖為令尹時善治楚國曰子文無後此而絕其後嗣何以勸

善則何以勸勉後使復其所之復為箴尹改命曰生

克黃之名曰生謂其當歿而後生也

丁巳五年襄莊公鄭

辛酉九年是歲晉成公卒子據立是為景陳靈公與孔

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也靈

公君臣皆與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也衷裏也謂著之

之私通焉洩洽諫曰洩洽陳公卿宣淫言靈公

於裏以為戲也相洩洽諫曰洩洽陳公卿宣淫言靈公

女乙反朝音潮洩洽諫曰洩洽陳公卿宣淫言靈公

宣示淫亂民無效焉國人無所視且聞不令且使國人

之事聞君其納之君何不藏公曰吾能改矣靈公言我

矣二子請殺之請殺洩洽公弗禁靈公不止遂殺洩洽

袒服用謂是脇衣

治自殺之孔子曰而論之詩云板篇民之多辟也言

君子處民多邪無自立辟以免禍耳辟婢亦反其洩

冶之謂乎此詩之義也○楚子伐鄭時楚與晉郤缺救

鄭時鄭服晉故楚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名鄭襄公恃晉救兵

國人皆喜鄭國之人皆喜唯子良憂子良襄公

曰是國之災也言小國勝大國勝大國是災禍也吾死無日矣

壬戌十年晉景公衛穆公元年是歲齊陳靈公與孔寧

儀行父飲酒於夏氏飲酒於夏氏之家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

徵舒似夏姬子也靈公戲儀行父云對曰亦似君行父戲

舒亦似公恐是公之子也然靈公即位才十五年徵舒

已為卿則年長而非他人之子矣蓋以夏姬淫放故為

戲徵舒病之病其母淫放公出靈公已飲自其廐射而

殺之徵舒執弩以伏於馬廐伺靈公之出射而一子奔

楚二子孔寧儀行父也為癸亥十一年陳成公元年楚子伐鄭楚自柳棼之敗不得

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言二國不務以德撫與其

來者可也晉來伐則從晉晉楚無信二國既盟而又我

焉得有信我待其來者而從之安乃從楚遂受盟○晉

郤成子求成于衆狄成子郤缺也求成衆狄疾赤狄之

役赤狄潞氏最強役使遂服于晉皆從郤是行也此會

之諸大夫欲召狄晉諸大夫皆郤成子曰吾聞之郤缺

非德莫如勤言惟德可以服人其非勤何以

求人若不勉力能勤有繼能勉力則其從之也言不若

則人不服

宣公

狄毋召詩曰詩周頌文王既勤止止語助辭頌言文王

猶勤卻缺言以文王之聖德況寡德乎文王勤以創業文王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楚子莊王也以陳國因夏伐陳

謂陳人無動楚子令陳無驚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夏

因縣陳時陳成公在晉楚申叔時使於齊申叔

反自齊復命而退王使讓之

曰楚子使人夏徵舒為不道言陳國夏弑其君射殺寡

人以諸侯討而戮之我以諸侯討其罪而殺諸侯縣公

皆慶寡人楚僭稱王故其縣大夫皆僭稱女獨不慶寡

人汝但復命而退獨對曰猶可辭乎申叔時答云尚可

王曰可哉許之言也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言罪莫大

討而戮之君之義也君能討其罪而抑人有言曰俗諺

而奪之牛王怒之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謂牽牛行于人之

而奪之牛但責其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彼牽牛者

罪而奪之牛也而乃并奪其牛罰已重矣如此則其

諸侯之從也以伐陳者曰討有罪也蓋謂討夏氏今

縣陳今滅陳以為縣是猶貪其富也則是貪一國之以

討召諸侯其召諸侯也以討而以貪歸之其歸諸侯也

無乃不可乎言縣陳之不當賀也王曰善哉楚子聞

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我輩小

效喻

批點左傳句解卷之十一
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復還
之猶勝於不還也
音豺
乃復封陳
於是復封陳
○愚按叔時善
諫君莊公能徙義楚
之霸也豈偶然哉

左傳句解十一卷終

人言曰
罪大夫
音豺
音

重訂批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二

宣公下

甲子十二年楚子圍鄭
於晉故楚盟莊王怒而圍之
克之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鄭襄公肉袒牽羊以逆
曰孤

不能事君
不能事君
使君懷怒
致使楚君

以及敝邑
而親至於
孤之罪也
此皆我

聽命
豈敢不惟楚
其俘諸江南
設若俘虜鄭民使

濱
以充實海濱
亦唯命
其翦以賜諸侯
設若割

使臣妾之
使鄭民男為楚
亦唯命
命是聽若

惠顧前好
楚鄭世有盟誓
及此好設若楚
徵福於厲宣桓

武
桓公武公鄭始封之君也桓公周厲王之子不泯其

兩唯命作波
以發布腹心
之意最堅切
無刺

辭命

七
宣公

語絕工妙

批點左傳存角

卷十二

社稷

言楚能不氓滅鄭之社稷則厲宣桓武必福楚也

使改事君

使鄭得改圖而事楚君

夷於九縣

楚曾滅九國以為夷於九縣今鄭願得見之

君之惠也

此乃楚君之大惠也

願也

而亦我鄭之所願也

非所敢望也

此固鄭之所願但不敢望楚必如此耳

腹心

敢以腹心之事

君實圖之

惟楚君實圖謀之

左右曰

不可許也

言不可從

得國無赦

當取鄭國不可赦也

君能下人

言鄭君能以禮

必能信用其民矣

必能以信用其國之

庸可幾乎

幾與冀同謂豈可冀幸而取其國乎

退三十里而許之

楚

及楚平

鄭已服楚

桓子欲還

桓子荀林父也時

日燕及

於鄭而勦民

林父言救鄭已無所及若與楚戰是

焉用

如此則何所用

之

如此則何所用

楚歸而動

後動兵伐鄭

之

如此則何所用

不後

猶未

未渡河三論

酌兵機

失鄭避楚四

語簡而盡事

情絕佳

量敵

美楚

排敘六件是

左氏常調然

亦稍有節奏

不甚板

隨武子曰善

武子士會也時將上

會聞用師

武子稱名

觀釁而動

觀敵人有間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

言楚

不可敵也

楚無間隙故

不為是征

言征

哀其卑

鄭之貳於晉也則怒之及其

叛而伐之

鄭之叛

服而舍之

及其服楚也而

德刑成矣

伐叛刑也

伐鄭之叛是

柔服德也

柔鄭之服是

矣

此見楚之德

昔歲入陳

去年討

今茲入鄭

今年圍

不罷勞

楚之民無以為

君無怨讟

楚之君無有怨

經矣

其政有常經故能如是

荆尸而舉

荆楚也尸楚陣

此陣法以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言楚但以士卒從征而

戰為陣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言楚但以士卒從征而

坐賈者皆不廢其生業也賈音古而卒乘輯睦睦也卒子忽反乘去聲

事不奸矣其事無奸犯故能如是此奸音姦薦敖為宰薦敖為宰賈之子

孫叔敖也時為令尹薦于委反擇楚國之令典善者而用之軍行右

轅當軍行之時在車之左左追蓐蓐臥上草也在車之左

宿右者挾轅以爲戰備前茅慮無前茅楚旗制也在前者持之以慮有無之

也中權後勁中軍以制權謀後車百官象物而動物也

言百官各象其所建之旗物而行動軍政不戒而備軍之政令不待能用

與矣此見楚之其君之舉也楚君之舉內姓選於親於

姓則選親族之賢者而用之外姓選於舊於異姓則選故舊舉不失

德無有賢德賞不失勞無有功勞老有加惠臣民年老

其恩惠旅有施舍施以恩惠舍其勞疲君子小人物有服

章君子謂有位者小人謂庶民貴有常尊其貴者賤有

等威其賤者比於貴者禮不逆矣此見楚之德立刑行

總上六事而言以德則立以刑則行政成事時其政成就典從禮順典有

無違禮有順而無逆若之何敵之六者不易無彙可乘見可而進

然其可敵見其可敵知難而退知其難敵則當退兵此二兼弱攻

昧衰弱者可兼并之武之善經也此一言者古者子姑

整軍而經武乎謂林父姑且整汝之軍猶有弱而昧者

其他諸侯豈無弱之可兼昧之可攻者何必楚楚非弱而昧者彘子曰不

可彘子先毅也時佐晉所以霸言晉國所以師武臣力

也以兵師之威武而今失諸侯鄭為楚伐而不不可謂

力是其臣不有敵而不從有敵國如楚不可謂武是其

驕忿

不
此節語畧泛

允

非夫也三字
在今已陳

偏師濟二論

違命

分罪

批點左傳句解

不武由我失霸前人或伯業今不如死不如一死且成怯懦

師以出且晉既與聞敵強而退今聞楚強非夫也如此

非也命為軍帥受君之命以而卒以非夫也

夫唯羣子能唯汝諸人我弗為也若我則不能為以中

軍佐濟先穀佐中軍獨以知莊子曰莊子荀首林父之

夫知此師殆哉言先穀之周易有之引易以在師之臨

師卦初六變而為臨日師出以律師初六爻辭云兵師否臧凶若

善亦凶也節制號令雖此之謂矣先穀佐中軍王師而先果遇必

敗果與楚遇彘子尸之言當在雖免而歸雖使免於戰

必有大咎亦必受大殃咎也明韓獻子謂桓子曰獻子

也時為司馬謂荀林父曰彘子以偏師陷言先穀以中軍子罪大矣

則林父當得大罪也子為元帥林父將中軍師不用命先穀獨

誰之罪也號令不行失屬亾師鄭國屬楚是失屬也

為罪已重有此二失不如進也不若同進兵事之不捷

設使戰楚而不能勝恐有所分庶幾惡名與其專罪與其先穀獨

受其罪六人同之孰若三軍皆進而六卿分受其罰乎六

軍將趙朔也其佐欒書也不猶愈乎責元帥乎師

遂濟皆渡河楚子將飲馬於河而歸將來飲馬於河以

聞晉師既濟聞晉兵已王欲還飲馬而歸嬖人伍參欲

戰嬖人使嬖使令之人也伍參伍令尹孫叔敖弗欲

不欲與晉戰曰昔歲入陳孫叔敖言楚今茲入鄭又方

入不無事矣不可謂戰而不捷設使與晉參之肉其足

審已

楚二論

七

食乎雖欲食伍參之參曰若事之捷若捷孫叔為無謀

矣則汝孫叔不捷不能參之肉將在晉軍則我將為晉

之肉固可得食乎雖楚欲食吾令尹南轅反孫叔敖

向而反車前之大旗欲遂歸也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荀

帥初秉國政未能行令其德望未足以其佐先穀剛復

不仁盡子為中軍佐剛強復未肯用命不肯用主其三

帥者專行不獲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聽命於下

體眾誰適從事權不一眾人莫此行也楚之晉師必敗

必敗且君而逃臣楚若還聞以君而逃臣也若社稷何

之社稷乎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管地名楚子次于

之車而北向乘去聲次于管以待之此以待晉師管古

緩晉師在敖郟之間晉兵在敖郟二鄭皇戌使如晉曰

鄭使皇戌為使至于鄭之從楚言鄭所以社稷之故也

蓋以救鄭之社未有貳心其實專心事晉楚師驟勝而

驕今楚兵驟然勝其師老矣且其出兵已而不設備又

防備子擊之勉晉先鄭師為承鄭以後楚師必敗二國

非常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言晉敗楚兵於此在矣在此必

許之必從皇樂武子曰武子樂書也楚自克庸以來文

楚滅庸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楚君無一日不治

于與吁同嗟民生之不易此下皆楚君訓民之言不易

禍至之無日無日不虞戒懼之不可以怠常警戒畏懼

在軍楚君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無一日不治

沉動是變法倉渾是古法

知彼

鄭使來五論

自信

糾人 辨楚

此章法自尚

書變來流動

中却日芬渾

倉渾是古法

之五二專丁早

之五二宣公

五

其微戒于嗟嘆勝之不可保此下皆楚君訓兵之言謂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商紂雖屢戰勝武訓之以若敖蚡

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此言楚君訓民以楚先君勤儉

篳路以柴為車也藍縷衣破而縷藍藍然也啓山箴之

曰楚君又作箴民生在勤惟在勤力勤則不墮勤以治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見僖公二我則不德今我晉而微

怨于楚而與楚爭鄭是求我曲楚直晉之理曲不可謂

老楚師已老者不可信也其君之戎其楚君分為二廣

分為左右二廣每廣有廣有一卒百人為卒以今廣法

車十五乘廣去聲下同廣有一卒論之每車一乘有一

百人卒卒偏之兩兩楚以五十人為兩以舊偏法論之

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五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周

兩車人數周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八

此說見唐太宗李靖問對注疏說誤右廣初駕鳴而駕馬數及日中

時刻至於日中左則受之廣而駕馬以至於昏入而止

內官序當其夜其內官近君者為次序以當以待不虞

以防不測不可謂無備楚不設備者不可信也師叔楚之

崇也師叔番廼楚子良鄭之良也子良鄭之師叔入盟

今楚使師叔子良在楚鄭使子良楚鄭親矣可見楚鄭

密來勸我戰今鄭使皇戌來我克則來我勝楚則不克

遂往我不勝則鄭呂我卜也蓋以我之勝負鄭不可從

皇戌之說楚少宰如晉師曰楚子使少宰之官往晉寡

君少遭閔凶言我楚君小時遭國家不能文以此不學

此說見唐太宗李靖問對注疏說誤

文聞二先君之出入但聞先君成王穆王此行也今楚

此行也鄭將鄭是訓定心而來訓定之豈敢求罪於晉敢

取罪于二三子無淹久言晉之羣帥無隨季對曰士會

也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言周平王東遷時命與鄭

夾輔周室平王命晉與鄭夾輔周之王室毋廢王命不得廢天子之

今鄭不率命而背晉以從楚寡君使羣臣問諸鄭故我

使羣臣而豈敢辱候人豈敢勞辱楚國之人敢拜君命之辱

問罪於鄭敢謝楚君命令彘子以為諂先穀以士會之使趙括從

而更之曰趙括宣子之弟也特為中軍大夫行人失辭

謂晉之使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言楚以大國

人誤對也國是有迹於鄭也今晉君曰無辟敵得畏敵而避之辟

使我羣臣遷其迹而去之音羣臣楚子又使求成于晉

避羣臣無所逃命君命如此羣臣楚子又使求成于晉

楚又使人晉人許之許其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犢子

求和于晉族大夫而晉君請使請報楚求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

未之許錡音倚請使之使使去聲趙旃求卿未得旃趙

也求為卿請召盟人請召盟皆命而往魏錡趙旃俱卻獻

子曰獻子卻克也二憾往矣言二子皆有恨於晉者弗

備必敗若為楚兵所敗彘子曰鄭人勸戰言皇成弗敢從

也既不敢請楚人求成楚使人弗能好也又不能成其師

無成命徒出師而不能多備何為雖多設備士季曰備

之善士會言設若二子怒楚若魏錡趙旃往楚人乘我

楚人忽然而進喪師無日矣晉師之敗必不不如備之不

往迎二子馳馬而告楚使人馳馬而告潘黨望其塵楚潘黨望見使驃而告

曰楚王云驃音進孫叔敖令寧我薄人寧使我先無人薄

陣音孫叔曰進之孫叔敖令寧我薄人寧使我先無人薄

我無使人先詩云六月小雅元戎十乘詩言王者軍行必

與乘去聲下同以先啓行人而為備也先去聲先人也此釋以

義軍志曰軍志古先人有奪人之心言先人而制人之心

薄之也釋奪人之心之義遂疾進師楚疾速進兵桓子

不知所為荀林父為楚兵鼓於軍中曰乃擊鼓而號先

濟者有賞言先濟河中軍下軍爭舟舟二軍爭登舟中之

指可掬也二軍爭舟所斷手指故舟中之指可以兩手

反楚子使告唐惠侯曰唐屬楚之小國不穀不德而貪

楚子謙稱不穀以遇大敵故遇晉不穀之罪也此皆我

自言無德而貪然使楚且君之羞也不惟楚國之辱敢藉君

然楚不克不能勝晉君之羞也是辱唐君也敢藉君

靈用敢借唐君之以濟楚師而以相濟使潘黨率游闕

四十乘游闕游車從唐侯以為左拒拒方陳也以從上

軍晉惟上軍不敗故楚駒伯曰駒伯郤克待諸乎言待

之戰也與隨季曰隨會上楚師方壯言楚兵若萃於我

若聚兵而吾師必盡則晉兵必盡不如收而去之不若

而去分謗生民同奔所以分衆人之謗不亦可乎如此

乎毀其卒而退毀也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言楚王何

楚師軍於邲邲鄭地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言楚王何

以章而收晉尸而聚晉人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

武功而收晉尸戰處之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

敗後晉論

全師

矜誇

下臣聞克敵必示子孫我聞古人之勝敵也以無忘武

功使子孫不忘先君之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莊王言此事非夫

文解釋武字之義止戈為武合止戈二字以成武武王克商

昔周武王作頌曰周頌時載戢干戈頌言武王既定天

之戰側載櫜弓矢始櫜弓矢而韜之皆示我求懿德武

又求美德之用之肆于時夏肆遂也時是也夏大也允王保

之信武王能保天下也又作武武亦周其卒章曰其章末耆定爾

功耆致也言武王伐紂致三日其第三鋪時釋思鋪布

陳也思語助也言武王我祖維求定故民皆歸往武其

六口其第六綏萬邦言武王能屢豐年故屢致豐年之

數與今詩篇次不同夫武武之為德有禁暴戢武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戰于戈櫜弓矢禁暴戢兵也

萬邦和衆也屢豐年豐財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故武

子孫章使其今我使二國暴骨民暴骨于野暴音曝

暴矣是不能禁暴觀兵以威諸侯示人以兵使兵不戢

矣是不能戢暴而不戢暴而不安能保大是不能猶有晉

在敵猶在焉得定功是馬於虔反所違民欲猶多而民

失業則違其民何安焉是民不能無德而強爭諸侯德不

服諸侯而強何以和衆利人之幾以晉之危

而安人之危以晉之亂曰為已榮言因晉師不和乘其

敵之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是武有七德武有上文我

無一焉而我皆無何以示子孫將以何者而其為先君

謙退

敘七事文法亦稍變換

宮 言但當為楚先 **告成事而已** 以戰勝之事告於先君

先廟之主以行此言作先君宮告成事者 **武非吾功也** 謂奉所載之主以致祭於宮中而告之也

武有七德我皆無 **古者明王伐不敬** 不敬謂不式王命

之果何功之有哉 **取其鯨鯢而封之** 鯨鯢大魚也能吞小國也取而封之

謂殺之而以上封其尸 **以為大戮** 以為大戮辱 **於是乎有**

京觀 也京觀即所封之尸 **以懲淫慝** 惡者知所戒懼 **今罪**

無所 今晉非不敬而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 彼晉民之

忠以用其 **又何以為京觀乎** 言彼成者非有淫慝可以

君命者也 **觀祀于河** 祭于河神 **作先君宮** 先君之主 **告成事而還**

告戰勝之事 **○晉師歸** 戰敗而歸 **桓子請死** 荀林父元帥也

畢乃歸楚也 **自殺** **晉侯欲許之** 從其請 **士貞子諫曰不可** 貞子士渥

焉 **城濮之役** 僖公二十八年 **晉師三日穀** 晉兵三日

父不 **穀** **文公猶有憂色** 猶且憂形於色 **左右曰** 左右之臣 **有**

喜而憂 言戰勝可喜 **如有憂而喜乎** 譬如人有可憂之

喜之失 **公曰得臣猶在** 文公言楚令 **憂未歇也** 言子玉

時者也 **思報怨於我故我之** **困獸猶鬪** 獸之鬪敗者雖 **況國相**

憂未盡也 **及楚殺子玉** 及楚成王 **公喜**

况子玉為楚國之相豈 **而後可知也** 文公方有喜 **曰莫余毒也已** 既殺無有害

我者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勝楚而子玉之 **今天或**

矣 **楚是以再世不競** 楚國因此自成一世而不競於晉

者大警晉也 言今歲晉敗或是天意 **而又殺林父** 楚之

殺子 **以重楚勝** 重再也是楚再 **其毋乃久不競乎** 則豈

王也

七 宣公

特再世不林父之事君也

況荀林父平日之事君也

進思盡忠

進諫於君

則盡已

退思補過

退省其私以過失

社稷之衛也

是晉國社稷之扞衛

也若之何殺之

有臣如此豈可殺之

夫其敗也

於邲也

如日月

之食焉

譬如日月之薄蝕也

何損於明

日月雖蝕而無傷於本然

傷於本然之善

晉侯使復其位

從士貞子之諫使

申公巫臣曰

楚申邑之尹

師人

蕭潰

國滅而民散也

申公巫臣曰

楚申邑之尹

師人

多寒

言當冬月士卒多寒凍者

王巡三軍

莊王乃親巡

拊而勉之

慰

而勸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纊綿也

而忘其寒如挾纊綿然纊

曠

乙丑十三季清丘之盟

去年冬晉盟宋衛

晉以衛之救

陳也討焉

盟曰伐叛討貳於是陳貳於楚而宋伐之故晉人以爲討也

曰罪

無所歸

晉使者言衛若無所歸罪以解說於晉

將加而師

而汝也言將以兵加汝也

達曰

孔達主救

苟利社稷

言苟有可以利社稷者

請以我說

則

我則爲政

我秉衛國之政

而亢大國之討

今晉

將以誰任

我爲執政而不任其罪

我則

將歸罪於誰乎任去聲

死之

遂縊而死以

丙寅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於齊

申舟卽文之無畏也楚莊王使聘于齊國

曰無假道于宋

使之過宋而不假道

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文公

曰我則必死

言宋必殺我

王曰殺

我伐之

我則爲汝伐

見犀而行

犀無

及宋

無畏

宋人止之

道遂執之

華

元曰過我而不假道

言無畏過宋而

鄙我也

是以我宋

鍊隋

奇敘奇事與
而核

也鄙鄙我亦也是以我為殺其使者必伐我若殺無畏楚

聲伐我亦也宋受楚伐亦一也二者不同其乃殺

之遂殺楚子聞之宋人無畏為投袂而起振其衣履及於

室皇室皇寢門闕也及於寢門之外比室皇車

及於蒲胥之市蒲胥楚市各履及門闕劍及於寢門之外又遠矣車

備有素有事即行也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

之子也魯使見晏桓子桓子晏嬰之與之言魯樂歸父

樂言魯國之桓子告高宣子曰宣子高固子家其也乎

言必失位出奔懷於魯矣以魯為樂是懷必貪身居魯

有所貪而何貪必謀人既有所貪必謀謀人既有所人

亦謀也他人必一國謀之舉魯國之人何以不也

宣入下年

十八年魯魯逐公孫歸父孟獻子言於公曰孟獻子仲孫蔑臣聞

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言小國所以聘而獻物使卿往

國而獻其物於是於庭實旅百於庭其品有百朝而獻功

君親往朝于大國於是容貌采章則有玄纁璣組羽

容貌之物嘉淑而有加貨嘉善也淑好也若大國有喜

謀其不免也凡若是者所以誅而薦賄其來誅責而

始獻則無及也無所及矣今楚在宋今楚子見君其圖

之勸公往公說公悅其言遂使公孫歸

丁卯十五年宋人告急于晉宋被圍急晉侯欲救之

公欲發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也古人有言曰有言

如下文雖鞭之長鞭馬不及馬腹言鞭雖長用以捶天

七占三傳可異

方授楚

言楚勢方盛

未可與爭

未可以人

雖晉之強

晉

強猶鞭

能違天乎

猶鞭之不及馬腹也

諺曰

諺俗語有

所云

高下在心

事之高下在人心

川澤納汙

水流水澤止

水皆納

山藪藏疾

山多木藪多草雖毒螫之

瑾瑜匿瑕

物皆藏之馬藪索宙反

瑾瑜雖皆

天之馬

國君舍垢

此為國君者能達

處皆匿之馬瑾音僅瑜音俞

忍垢恥之

天之道也

時勢如此乃天

君其待之

勸公姑

乃止

使解揚如宋

揚往告之解

將至矣

今其兵將至

楚

日晉師悉起

言晉盡起

將至矣

矣此蓋為虛

而慰宋也

鄭人囚而獻諸楚

鄭人囚解揚

楚子厚賂之

言以懼楚

楚子許厚

使反其言

使告於宋言

不許

解揚不肯

楚子再三強使

登諸樓車

樓車車之有樓櫓而可

使呼

其言乃許之

宋人而告之

告以晉不救

遂致其君命

解揚乃致晉君

起將

楚子將殺之

欲殺

使與之言曰

使人與

穀

而反之

而又反我而

何故

何故許我非

我燕信

我今殺汝非是

女則弃之

汝許我而反之是汝

棄信也女音汝

速即爾刑

汝有罪當刑

對曰臣聞之

言臣之所聞

君能

制命為義

為人君者能制作

臣能承命為信

為人臣者

能稟承君

命是謂

信載義而行之為利

以臣之信載君之

謀不失

利

利

以信載義之利

以衛社稷

以此而打

民之主也

則是以

義無二信

謂君制命為義者不行兩信以見楚

君之賂

謂臣承命為信者不受兩命以

臣

不知命也

不知制命

受命以出

我受晉君

轉折儘有致
第多四字句
遂覺方而不
流動

有境

此古之專可辨

宣公

七

歾無實寧可被殺而不可實又可賂乎豈可行賂而使

上言義臣之許君許揚之子臣成命也蓋欲成其君命也

無二信能致其歾而成命已成其君臣之祿也為臣而不辱君

君命矣祿矣○以上寡君有信臣晉君制命而下臣獲考考成

言信無二命承君命而歾又何求如此雖歾楚子舍之以歸遂釋解

獲成其命歸楚師將去宋圍宋九月而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

晉申犀申舟之子也稽曰毋畏知歾必為宋所殺母音無

首頭至地也稽音啓曰毋畏知歾言申舟之為使也知

而不敢廢王命命不敢廢王之王弃言焉言莊王許申舟

服而去是棄前言耳王不能答莊王無申叔時僕叔時為曰築室

反耕者言築室於宋分兵歸田宋必聽命則宋必懼而

從之從叔時宋人懼宋人果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使華

夜出潛入楚軍中華去聲登子反之牀子反楚公子側也以楚軍法

反之有謀也起之子反方臥曰寡君使元以病告言宋

我來告曰敝邑易子而食言宋國糧盡民間以折骸以

病矣爨之宋國無薪但析人之骸骨以焚雖然宋人之病城

下之盟城下盟諸侯有以國斃寧可不能從也又不能

之盟去我三十里若楚退舍唯命是聽則唯楚國子反懼

也子反夜為華元與之盟而告王私與華元盟而以退三

十里楚為退舍宋及楚平遂服盟曰二國為盟我無爾詐

言楚不爾無我虞言宋不○潞子嬰兒之夫人潞赤狄

得許宋君子爵名嬰晉景公之姊也潞子夫人乃晉景

政而殺之而殺其夫人又傷潞子之目又傷其晉侯將

七占二傳可辨卷十一宣公

伐之將伐諸大夫皆曰不可晉之諸臣皆言酈舒有三

僞才言酈舒有三者絕異之不如待後之人後人無才

伯宗曰必伐之不可不伐狄有五罪言酈舒有五罪如下

文所僞才雖多絕異之才何補焉言不足以不祀祭祀

一也此罪也嗜酒沉湎二也此罪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仲

章之諫而奪黎侯之地三也此罪也虐我伯姬殺我晉君四也此罪也

傷其君目傷潞子嬰五也此罪也不祀得罪於人怙其

僞才恃其絕而不以茂德茂其德長茲益罪也此所以

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或能恭敬以奉行德義呂

事神人蓋酈舒之得罪於神人而申固其命申其命令

不厭固其命令若之何待之待其如此則不討存罪今

則堅凝而不可易若之何待之愈不可伐矣不討存罪今

舒有罪反縱曰將待後又曰不如後有辭而討焉後人

之而不討焉將有辭於我矣毋乃不可乎彼既有辭夫恃才與眾恃

兵之僞恃亾之道也此二者乃商紂由之由用也手格猛

紂之才也有億兆之民故滅無道故為武王所滅天反

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

悖理害常亂則妖災生妖災由此而生也故文反正為

則為禍亂言古人篆字背書正字則為乏字以見人盡在狄矣

乏言古人篆字背書正字則為乏字以見人盡在狄矣

言恃才與眾反德晉侯從之從伯宗之滅潞滅潞國而虜嬰

兒酈舒奔衛衛人懼而晉人殺之所以滅亾秦桓公

伐晉次于晉輔魏顆敗秦師于輔氏魏顆之子獲杜

回虜秦人姓秦之力人也杜回乃秦國初魏武子有嬖

四篇其甚有節奏

每申說一遍更有味

宣公 十五

妾武子魏嬖也無子不生育武子疾魏嬖初命顛曰命其子云

必嫁是言我此後疾病及其病重之時則曰必以為殉又言我

以此妾及卒及卒及武子顛嫁之其子遂曰疾病則亂魏顛

昏亂則吾從其治也之我所以嫁此妾者不從吾父昏亂

及輔氏之役至是與秦桓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魏

忽見一老人結杜回躓而顛躓杜回因此失足而故獲之

所以為魏夜夢之曰見其夜魏顛夢余而所嫁婦人之父

也而汝也老人言我乃汝爾用爾先人之治命言汝既

未亂之言不余是以報以我故結草○晉侯使趙同獻狄

俘于周同趙衰之子晉文公以趙姬不敬同獻俘于王

而同劉康公曰康公周大夫不及十年言此後不及原

叔必有大咎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言其不敬是乃

為成公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張本

戊辰十六年晉士會滅赤狄去年晉滅潞氏獻狄俘士

獻之晉侯請于王請以士會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黻

命孤卿之服也前此晉中軍帥未嘗請于王且為大傅

此特請者以黻冕之服故也黻音弗將去聲且為大傅

太傅孤卿加此官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士會執政

以寵異之大音太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羣盜畏之

而奔羊舌職曰羊舌職羊舌大夫吾聞之吾之所聞如

禹稱善人昔者大禹不善人遠故不善之人此之謂也

夫言晉用士會如詩曰小雅戰戰兢兢皆戒如臨深

淵懼其如履薄冰懼其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在位善人

在上善人皆則國無幸民則國家不善之民諺曰俗語

民之多幸不善之民國之不幸也則國之受其是無善害乃不幸也

人之謂也言善人不在上○晉侯使士會平王室時王

毛氏召氏爭政作亂定王享之王以享禮原襄公相禮孫蘇

原襄公周大夫也殺烝烝升也謂升武子私問其故武

使佐享禮相去聲而弗聞乎言汝豈王聞之王聞武

召武子曰季氏呼其字而告之言汝豈王享有體薦子私問

言天子享禮則半解其體宴有折俎宴禮則體解節折

而薦之所以示恭儉也公當享言諸侯來朝則卿當宴若但使

也折之舌反王室之禮也此王室待賓武子歸而講求

典禮士會問天子之言乃歸以修晉國之法言知修晉

之不合典禮者多矣法以見晉

巳巳十七年是歲蔡文公卒景公固立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晉景

為斷道之會使齊頃公帷婦人穀梁傳謂婦人是齊侯

或然頃使觀之帷婦人於房郤子登穀梁傳謂郤克

婦人笑於房以跛迂跛獻子怒獻子郤克謚也出而誓

曰郤克既出所不此報言若不報齊無能涉河必不復

而自誓云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齊侯使四子會高

固逃歸恐被晉執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齊侯辱郤

來故三苗賁皇言於晉侯曰賁皇楚越椒之子楚滅若

子見執夫晏子何罪言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

如不逮言前時諸侯事晉皆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言

與人諸侯皆有貳志諸侯因此齊君恐不得禮齊侯恐

無信皆有二心齊侯不以

禮待故不出

禮待故不出所以自而使四子來但使四子來左右或

沮之齊侯左右之人必有沮曰君不出左右之人云齊

必報吾使晉必怒而執吾故高子及欽孟而逃所以高

歸歛夫三子者曰南郭偃必曰若絕君好言我

而來所以三子者明知被執寧歸歛焉故寧會晉為是犯難

以懷來者則可以懷撫諸吾又執之今晉又從以信齊

沮則是齊侯左右之吾不既過矣乎此則晉過而不改

而既失矣而又久之三子執以成其悔言三子本悔為

是成其何利之有焉如此則齊必肯使反者得辭使高

道而反者得有辭而三子犯難以以懼諸侯

云吾幸而不來也而三子反受害也

是使諸侯皆有將焉用之言執三子無所晉人緩之逸

疑懼之心也將焉用之焉於處反晉人緩之逸

晉人於是得逃之去○范武子將老也武子士會也老致仕

受范故其召文子曰文子士燮也燮乎呼其名吾聞之

稱號不同吾之所聞如喜怒以類者鮮言人之喜怒但主易者實

下文所云如喜怒以類者鮮言人之喜怒但主易者實

多不以其類而遷喜遷怒者此最多也如郤克怒齊而

詩曰詩小雅君子如怒言君子亂庶遘沮則禍亂庶幾

市專君子如祉有祉福也言君子若亂庶遘已止也君子

之喜怒君子皆得其正以已亂也故皆可以弗已者必益之

若非君子則喜怒不得其正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

乎欲止亂於齊乎不然報齊之志余懼其益之也

伐恐其遷怒以害於余將老我今將使郤子逞其志庶

七占之專司得

宣公

卻克為政得逞其志以報齊也

庶有豸乎

豸解也言庶幾可解亂也

豸直界反

爾從二三

子唯敬

二三子晉諸大夫也范武子以此告老

乃請老

乃告老而致仕

獻子為政

獻子郤克也代武子將中軍為成公二年伐齊張本

庚午十八年

蔡景公元年是歲楚莊王卒子番立是為共王

公薨

魯宣公

季文子

言於朝曰

文子季孫行父也

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緩者仲也

夫

言殺子惡立宣公子惡齊之外甥也因此遂失援於齊此皆襄仲之罪也適音的

臧宣叔怒

宣叔名許臧文仲之子武仲之父也

曰當其時不能治也

言襄仲殺子惡時季文子不能

治其罪也

後之人何罪

今襄仲已歿其一孫何罪焉

子欲去之

言汝若欲逐襄仲之

族去

許請去之

則我富為汝逐之

遂逐東門氏

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傳終十

四年晏桓子子家其亾乎之言

批點左傳句解卷之十二

終

重訂批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三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未

周定王十七年

元年

陳成公九年杞桓公四十七年宋文公十年蔡景公二十一年鄭襄公十五年衛穆公十五年晉景公十年齊頃公九年秦桓公十五年楚共王元年衛穆公十五年

于王

瑕嘉晉大夫嘗嘉也處瑕地

劉康公微我

劉康公王季子微要也微音僥將遂

伐之

康公意戎與周和必不設備故欲要其無備而伐之

叔服曰

叔服周內史也背盟而

欺大國

新與戎平而伐之是背亂也晉來平戎而背其盟是欺大國也背音佩

此必敗

師必敗

背盟不祥

背盟得罪於神故不祥

欺大國不義

欺大國得罪於人故不義

神人弗助

背盟神不助欺大國人不助

將何以戰

將何所持以與戎戰不聽

叔服之言

遂伐茅戎

茅戎戎別種也

敗績

果為戎所敗也

齊侯伐我北

壬申

二年是歲宋文公卒子固立是為共公

齊侯伐我北

齊侯伐我北

七年

成公

七年

鄆鄆邊邑也齊叛晉即楚而取龍取魯北鄆衛侵齊為

也討與齊師遇時齊伐魯還而石子欲還衛石稷欲還孫

子曰不可孫林父不肯還石子曰師敗矣言衛兵子不

少須言孫子不少待衆懼盡恐殺盡新築人仲叔于奚

救孫桓子于奚守新築大夫桓子是以免免為齊既衛

人賞之呂邑有功于奚救國卿辭于奚請曲縣繁纓以朝

王宮縣謂四面縣如宮墻也諸侯軒縣謂去繁纓以朝

其南面也于奚請曲縣謂軒縣也縣音玄繁纓以朝

之制繁步干反朝音潮詐之衛人從仲尼聞之時孔子

云聞曰惜也言此曲縣繁不如多與之邑不若增其唯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之名不可以借人也君之所司

也名號車器乃名以出信後為民所信信以守器動不

然後車器以藏禮車服所以別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

其宜而義以生利利者義之和也利以平民利澤之行

下政之大節也此六者國政若以假人今以名與與人

政也是君與人政亾則國家從之君既失政則其弗可

止也已無復可孫桓子還於新築孫林父戰敗不入不

衛遂如晉乞師求救臧宣叔亦如晉乞師魯亦使大夫

皆主卻獻子魯衛皆知卻克怒齊晉侯許之七百乘每

七十五人乘去聲下同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賦兵也

乘與楚戰于城濮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先君謂

先大夫肅整也故捷故能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稱我於

足為之役使請八百乘請增兵共許之晉侯許與師至

精細筆意此
賦韓篇略同

無能為役在
今時已陳

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齊頃公使人

日子以君師辱於敝邑言汝與晉君之不腆敝賦齊國

厚願敵之兵詰朝請見明日平旦請相見對曰晉人

與魯衛兄弟也晉武王之後魯衛文王來告曰魯衛來

云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魯衛以釋怨憾寡君

不忍我晉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故使我羣臣無令

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無使衆兵久能進不能退我但

戰不能退兵君無所辱命不勞齊君齊侯曰又答大夫之許

言許戰大寡人之願也固我之所若其不許若晉大夫亦

將見也我亦將自齊高固入晉師高固入晉築石以投

人擲石以禽之而乘其車既獲晉人乃舍已車而繫桑

句作一氣

本馬將至齊軍乃以以徇齊壘走而徇於齊曰欲勇者

賈余餘勇輕敵如此安得不敗賈音古師陳於鞌齊頃公

于齊之鞌地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齊頃公

盡滅此軍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馳以伐晉兵卻克傷

於矢為齊所射流血及屨血流至足未絕鼓音中軍將當

故雖傷而日余病矣郤克言我病痛張侯曰張侯御中

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言初合戰時我為矢所余折

以御我折其矢而御左輪朱殷殷赤黑色也言我中矢

反豈敢言病傷重而且猶御吾子忍之令郤克忍痛師

之耳目大凡兵師耳之在吾旗鼓耳聽中軍之鼓目視

節之進退從之或進或退皆此車一人殿之言此中軍戎

適值此奇增
色然亦有意
詳敘不然則
只未絕鼓音
四字已足

滑

與之殿可以集事可以成勝也若之何其以病如何可以

丁練反敗君之大事也乃欲喪敗吾君之身病之故擐甲執兵身被甲而

患擐音固卽死也固將決戰而病未及死今雖傷重吾子

勉之令卻克勉力左弁轡轡馬索也右援枹而

鼓以右手引鼓枹而擊馬逸不能止戎馬奔逸師從之

晉兵皆從卻克齊師敗績大為晉逢丑父與公易位齊侯

之御也晉兵逐齊侯急丑父恐將及華泉華泉地名驂

君不免故居公處而使公為御將及華泉也華去聲驂

絀於木而止齊侯驂馬絀於樹木再拜稽首拜齊侯也稽首頭

而馬追及齊侯遂執馬絀音再拜稽首至地也稽音啓

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於齊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

韓厥言晉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述晉侯

改爲述辭而二國請救於齊為去聲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之言謂

實無狀之甚意態絕妙無使衆兵深入齊君之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韓厥謙稱下臣言我

屬音燭無所逃隱故不敢逃遁且懼奔辟且恐無勇而

避而忝兩君若奔避則為辱晉臣辱戎士言我辱為敢

告不敏敢告齊君以攝官承乏願以已之不敏暫攝齊

蓋欲執齊侯而歸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時丑父詐

居君位故使齊侯下車往鄭周父宛莜載齊侯以免齊

華泉取水因而走逸也韓厥獻丑父齊侯既走

既如華泉齊之二臣以副車載韓厥獻丑父齊侯既走

丑父非齊侯故執郤獻子將戮之將殺呼曰丑父叫呼

以獻於軍中也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言我被殺之後無復有以

音有一於此今僅有我將為戮乎乃以為罪郤子曰

人不難以死免其君郤克言丑父不以我戮之不

實無狀之甚
意態絕妙
兩語工絕

祥彼忠於君而我殺之必不為神所福救之以勸事君者勸後來之忠於

者乃免之丑父晉師從齊師齊兵敗走入自丘輿入齊

之擊馬陘又攻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純氈玉磬

與地賓媚人齊大夫國佐也賓是姓媚人是族氈氈也

賂晉師也玉玉玉磬皆燕紀所得者蓋齊侯以寶物與土地

戰賓媚人致賂致齊侯之晉人不可晉人果曰必以蕭

同叔子為質蕭國之君字同叔其女子嫁於齊實為頃

母為質也質音致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又使齊國境內田

盡津對曰蕭同叔子非他賓媚人答言蕭同寡君之母

也乃是我齊若以匹敵比並言之則亦晉君之母也

之母即晉之母其吾子布大命於諸侯今汝敷布大命

為國君之母一也

之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乃言我必質齊其若王命何

先王以忠孝命諸侯今晉人輕且是以不孝令也其母

慢其母不愛同類是違王命也詩曰孝子不匱孝

列國是以不孝令於諸侯也詩曰既醉篇孝子不匱

愛親之心永錫爾類又以為孝道長若以不孝令於諸侯

無有窮匱今晉君以不孝其無乃非德類也乎言諸侯皆汝之族

之道號令諸侯德賜同先王疆理天下古者先王有天下物土之宜而

類乎布其利播種之物各從土故詩曰所以詩小雅南我疆

我理我有天下而疆東南其畝或東西其畝或南北其

西在其中言南今吾子疆理諸侯今汝疆界理治而曰

則北在其中盡東其畝而已乃言齊國境內田唯吾子戎車是利古

井田之制溝洫縱橫兵車難過今復盡東其畝無顧土

批點左傳

宜不顧地勢東西南北所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無乃非是先王疆理天下

物土之宜反先王則不義今晉違背先王之命則是不義何以爲盟主

何以稱霸而其晉實有闕凡此實皆晉之闕失也四王之王也禹夏

商湯周文王武王之樹德而濟同欲焉皆樹立德化而

欲五伯之霸也伯長也夏昆吾商大彭豳韋周勤而撫

之雖不能如三王之樹德以役王命以服事王命不敢

今吾子求合諸侯今汝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以自挾

疆畔之欲而不與民詩曰長發商頌布政優優言商湯敷

優然而百祿是適故福祿之盛皆適聚子實不優而弃

百祿今汝不能寬和諸侯何害焉豈能爲諸侯之害乎不然許我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則齊君之命我使臣別曰述

此後更濃更精定緊

命云子以君師辱於敝邑言汝以晉君之兵辱臨齊國不腆敝賦我

君有不厚以犒從者不敢言爭戰故言齊以兵待來師

畏君之震畏君師師徒撓敗以致齊兵撓曲而吾子惠

微齊國之福言汝惠我齊國而若不泯其社稷若汝能

齊國之神必福晉也使繼舊好得繼之和好使唯是先

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敝器謂麤器也言齊君不敢愛

子又不許今汝又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也以喻齊兵

背城借一欲以已敗之兵背齊城敝邑之幸齊國幸亦

云從也尚當唯晉況其不幸何況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豈敢不惟晉魯衛諫曰二國皆齊疾我矣言齊兵敗而

其處亾者皆親暱也其戰而處亾皆左右子若不許若

氣最勁

不從齊齊請請讎我必甚則齊必甚以唯子則又何求許復何

所子得其國寶汝既得齊之我又得地齊又歸魯而紆

於難齊既服晉則魯衛其榮多矣如此則我之齊晉亦

唯天所授齊晉皆人國唯天豈必晉豈必晉國晉人許

之郤克乃許對曰羣臣帥賦輿賦兵也輿車也言晉

為魯衛請以為二國請命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

藉薦也言若少有所得則可舉口君之惠也此乃齊君

敢不唯命是聽豈敢不惟齊及齊國佐盟于爰婁國佐

媚人也與諸侯同盟于爰婁之地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使齊復歸於魯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

夏姬夏姬有美色申公巫臣曰申公楚申邑之不可

納夏姬今以夏姬貪其色也則是貪其貪色為淫貪女

謂淫淫為大罰淫之為罪周書曰周書康明德慎罰言

王昭明其道德文王所以造周也文王所以造周也文王能如此所以明

德務崇之之謂也巫臣解釋書意以為務慎罰務去之

之謂也務去之者欲若與諸侯今莊王典諸以取大罰

若取夏姬是貪色非慎之也君其圖之勸王

心而圖王乃止莊王乃從其子反欲取之子反公子側

姬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鄭靈

子蠻夏姬之兄也宣公四殺御叔御叔夏姬之

年立而遇弑遂無後焉殺御叔夫也亦蚤外弑靈侯

陳靈公淫乎夏姬宣公戮夏南次年莊王入出孔儀

十年為夏徵舒所弑戮夏南陳殺夏徵舒出孔儀

七年成公

守本自申公敘得煩挫節奏節七

相映發積疑熱開此則左公妙手

儀行父亦淫乎夏姬
靈公遇弒二子奔陳
喪陳國
莊王因遂縣
何不祥如是

人之不祥未
有如夏姬者
人生實難
人之有實難
其有不獲死乎
言必

無為取夏
姬以速之
天下多美婦人
天下美婦人如
何必是
取此

不祥
子反乃止
言不取夏姬
王遣夏姬歸
嫁連尹襄老

邲之戰晉人殺襄老
以其尸歸至是
巫臣聘諸鄭
巫臣

莊王遣夏姬歸鄭
使因鄭以求其尸
巫臣聘諸鄭
欲自

取夏姬故因其
及共王即位
年即位共音恭
將為陽橋

歸而聘於鄭
楚伐魯至陽
使屈巫聘於齊
屈巫即巫臣也
共王

之役
楚伐魯至陽
使屈巫聘於齊
屈巫即巫臣也
共王

且告師期
且告齊以用
巫臣盡室以行
巫臣以其室

申叔跪遇之
申叔跪申叔時之子
遇曰異哉
嘆巫臣舉

子有三軍之懼
言巫臣出奔他國
楚君必用
而又有桑

中之喜
言巫臣將私取夏姬
則此是衛詩所
宜將竊妻以

逃者也
一則以懼一則以喜
及鄭
巫臣行以夏姬行

夏姬
遂奔晉
自鄭而
而因郤至
郤至郤克之族姪

於晉
使為邢邑大夫
子反請以重幣錮之
子反怒巫

請以重幣聘晉
禁王曰止
共王言勿
其自為謀也則過

矣
言巫臣私取夏姬
而奔其
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
其

莊王勿納夏姬
則去聲
忠社稷之固也
臣能盡忠則所益

多矣
言其諫君之忠足
且彼若能利國家
設使巫臣能

國雖重幣
則楚錮之
晉將可乎
許我也
若無益於晉

設使巫臣無
晉將奔之
晉將自棄
何勞錮焉
幣又何待重

也為七年楚威
○晉師歸
敗齊于
范文子後入
文子士

巫臣族張本
武子曰
武子士會文
無為吾望爾矣乎

天論

責其後入言我對曰師有功文子答言晉兵勝齊而有戰功國人喜以

逆之國人皆喜先入我若先入必屬耳目焉則國公視聽皆屬於我而指為

我之功是代帥受名也是代帥受名也其名也帥謂中軍將卻克帥所

類故不敢所以不武子曰吾知免矣美文子謙遜不伐知其不益已禍也

郤伯見師還而見君公日子之力也夫景公勞之云所以克敵者

乃汝之對曰君之訓也善則稱君故卻克歸美於君之教訓二三子之力

也諸將皆受君之訓而盡其力故能取勝也臣何力之有焉言非已之功也范叔見

命也荀庚將上軍而不出文子以克之制也帥故推美對曰庚所

制其節變何力之有焉言非已之功也欒伯見欒伯欒書也亦公

亦如之景公勞之亦曰對曰變之詔也欒書將下軍故推美於上軍而

以爲出於士士用命也士卒皆能用書何力之有焉言非

變之教詔已之功也傳言將帥更相推遜所以成功○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

齊子重名嬰齊前章所謂爲陽橋之役者指此也重平聲日君弱共王新即位羣

臣不如先大夫楚之羣臣又不及師衆而後可兵多起

可詩曰詩大雅濟濟多士言文王朝廷中多有賢士文王

以寧文王以多士輔夫文王猶用衆夫以聖如文王況

吾儕乎何況我之儕輩其去文王也遠且先君莊王屬

之曰我楚先君莊王臨終屬其無德以及遠方言設使

服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莫若以恩惠撫恤乃

之諸侯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其民而善用之

大戶於是已責除其逮鰥施及救乏濟其赦罪赦其

悉師盡其王卒盡行王之精兵皆行卒行侵衛先往遂侵

師盡其王卒盡行王之精兵皆行卒行侵衛先往遂侵

七占三專司昇成公

章法平穩內
唯勞上下軍
二帥變向小
有致伯玉賞
爲敘事神品
尚未得其解

師卻猷子伐

七占三專司昇

成公

九

我又侵魯國蓋伐孟孫請往賂之魯大夫孟獻子公衡

為質公衡成公子也盟于蜀諸國私與楚公衡逃歸

楚師還及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言公衡不能忍耐數

年之以弃魯國言逃歸則失信于楚以國將若之何衡

一身之計得誰居居助語也後之人必有任是夫言後

矣如國家何有當此患者不國弃矣言魯國為公是行也楚兵陽晉

知誰歟任音王辟楚音避畏其眾也畏楚兵之眾君子

曰眾之不可以已也言不可大夫為政子重楚大猶以

眾克尚能因眾力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何況明德之

於天下也衆必無敵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周書

引此書者謂商民離心離德丁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也大音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晉既勝齊至是遣大

王弗見周定王不見鞏朔使單襄公辭焉襄公王之三公也食

辭謝之於鞏朔單音善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言南蠻東夷西戎

之淫洎毀常又淫佚沉洎以毀壞王命伐之命方伯以

伐則有獻捷若得勝焉則王親受而勞之天子親受其

勞去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言必獻捷者一則以懲戒

方伯之兄弟甥舅侵敗王畧乃若同姓兄弟之國異姓

有功也兄弟甥舅之親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言不

敗必邁反王命伐之告事而已若得勝焉則

天子不獻其功不以所得囚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言不

者一則以敬兄弟甥舅之親暱一則以敬親暱遂有功

於齊晉同姓國故稱之為叔父也言而不使命卿鎮撫

古隋有調

成公

十

王室

大國三卿三卿命於天子謂之命卿所使來撫余

職司於王室

言鞏朔非命卿其又奸先王之禮又不當

舊典

先王之舊法以忝叔父亦忝辱於晉也夫齊甥舅

之國也

昏故曰甥舅之國而大師之後也君太公望

也

為周太師寧不亦淫從其欲言齊豈不是淫以怒叔父

怒於晉國

抑豈不可諫誨言齊雖有罪亦豈不可諫戒

士莊伯不能對

襄公所詰不能對答王使委於三吏定

乃以鞏朔委屬於三公而待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之三公天子之吏故曰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吾慶之禮

使三吏以降於卿禮一等鞏朔晉之大夫雖

禮猶降於卿

禮一等也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又待以宴禮而私

賄之者畏晉

之強故也

癸酉三年

宋共公衛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

意精語鍊卓為神品

之尸于楚

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郟楚囚知瑩知莊子

是荀首佐中軍矣

荀首即知莊子也故楚人許之以荀

對曰二國治戎

荀瑩答言晉臣不才我以不

不勝其任

不能勝兵戎以為俘馘言為楚兵所執馘古

使歸即戮

而使就刑戮君之惠也此乃楚君臣實不才

淨

七占云專司可解

卷十三成公

十一

此無怨易說
無德難此說
據理正大而
說得婉妙若
辭則更勝勝

臣怨君德分
帖得好

辭命

言我實不才又誰敢怨又豈敢王曰然則德我乎共王
故遭執獲汝今得歸如此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荀瑩答言晉楚二
則感我之德乎而求紓緩其民使各懲其忿二國各懲之謀
而求紓其民遂其生紓音舒而帥偏師其父為上軍
忿以相宥也以相赦宥兩釋繫囚楚釋知瑩之囚以成
其好以成二國之聲二國有和好臣不與及所以報
與音其誰敢德又豈敢以王曰子歸汝既得歸何以報
預將以何事對曰臣不任受怨言我未嘗有怨於君亦
我而報我也君亦未嘗無怨無德君無德而不知所報有
不任受德有德於我無怨無德君無德而不知所報有
則報怨有德則報德二王曰雖然雖然共王又言必告不穀
者感無故不知所報也對曰以君之靈借君之威累臣
汝必告我以相報之對曰以君之靈借君之威累臣
事不穀諸侯謙稱也使累囚之臣得以寡君之以為戮我晉君
得歸骨於晉骸骨歸於晉國寡君之以為戮討其罪

壯甚

而刑歿且不朽則感荷楚君之恩身雖歿而若從君之
戮之歿且不朽此恩不朽腐也朽許久反若從君之
惠而免之若賴楚君之惠而以賜君之外臣首荀瑩
荀瑩晉臣故云楚君之外首其請於寡君我父荀首又
臣言晉軍以我賜於荀首其請於寡君請命於晉君
而以戮於宗荀首得君之命而亦歿且不朽亦身歿而
也若不獲命若荀首請命於而使嗣宗職而立我為後
宗之次及於事其次則及於所而帥偏師其父為上軍
位職次及於事職軍旅之事而帥偏師其父為上軍
偏以修封疆而修治晉之封域雖遇執事將帥相遇其
弗敢違亦不敢其竭力致歿但當竭盡其力致無有二
心言一心事晉以盡臣禮以盡為臣禮所以報也言忠於
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荀瑩之在楚也歸晉時鄭賈
楚君也王曰晉未可與爭荀瑩之在楚也歸晉時鄭賈
之禮而歸之乃以厚禮待荀瑩之在楚也歸晉時鄭賈

七古... 成公

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褚絮也鄭之賈人有貿易於楚欲潛以荀瑩藏於褚中歸於晉

既謀之既與荀瑩定謀未行未及而楚人歸之適晉求荀瑩於楚而其王歸之

賈人如晉鄭賈人如晉貿易荀瑩善視之荀瑩善待賈人如實出已若賈人真能竊之以出者

賈人曰吾無其功言我雖有此謀而未及行之是無其功也敢有

其實乎豈敢受其厚待吾小人我商賈之流小人也不可以厚誣

君子豈可無功而享其厚誣遂適齊於是遂更往齊國貿易

甲戌四年是歲杞襄公卒子費立是為悼公公如晉魯成公朝晉晉侯見公

不敬晉景公出見公而不恭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季孫行父言晉侯必不以

終詩曰詩周頌敬之敬之敬之羣臣進戒成王重言敬之者丁寧反覆之至也天維

顯思思語辭言人君不可不敬者以天道甚顯明也命不易哉天命靡常受其命者不易保也

夫晉侯之命言晉侯天在諸侯矣言晉侯為諸侯盟主諸侯之從違天命之

去留係焉可不敬乎不敬諸侯是所公至自晉成公朝晉而歸欲求

成于楚而叛晉公怒晉侯不敬已故季文子曰不可言

可從楚晉雖無道景公雖無道未可叛也未可以其不敬而遂叛之國大臣

睦其國甚大而而適於我又與魯國相近諸侯聽焉諸侯之國皆聽命焉

未可以貳故我魯之事晉未可有二心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武王太史各佚者其志

記有言如曰非我族類史佚言凡人非我族類者其心必異則

不肯與楚雖是南非吾族也與魯異姓又是夷

也其肯字我乎心與我異豈肯字愛我乎公乃止遂不求○晉趙嬰

通于趙莊姬初晉文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又以女妻莊姬寡居故趙嬰通之是淫其姪婦也

乙亥五年杞悼公元年是歲周定王崩子夷立是為簡王原屏放諸齊原同屏括怒其

實理

宜入下年

弟嬰之出奔齊國趙嬰言若留故樂氏不作言

逐之今若吾二昆其憂哉言

氏欲害趙氏以我在故其謀逐我我亾言

不行時樂書將中軍主國致言我二兄原屏必言

言我二兄原屏必言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

為樂氏所害也言舍我何害言弗聽言

莊姬護舍我何害言亦何害也言舍上聲言

趙氏八年晉殺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傳張本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傳張本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傳張本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傳張本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傳張本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傳張本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傳張本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傳張本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傳張本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傳張本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傳張本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傳張本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傳張本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傳張本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傳張本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傳張本梁山崩言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

伯宗來問將若之何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謀其事問將若之何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重人答言山以可若何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土壤朽腐故崩可若何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祭之故山崩川竭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為去降服乘縵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於郊過再宿祝幣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以上為次祝幣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史以此禮其如此而已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其山之神其如此而已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伯宗伯宗將如之何哉重人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不識其為伯宗故答言如此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之於君不可遂以告而從之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見音現不可遂以告而從之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鄭伯請成于晉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盟于蟲牢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丙子周簡王六年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比諸左傳可解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比諸左傳可解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比諸左傳可解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比諸左傳可解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比諸左傳可解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比諸左傳可解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比諸左傳可解伯宗又問梁山曰山有朽壤而崩

絳邑景公謀徙去之後遷新諸大夫皆曰必居郟瑕氏
田亦號絳邑故謂此為故絳
之地郟瑕氏古國名晉諸大夫沃饒而近監監鹽池今

乃其地言郟瑕氏土田良沃五國利君樂其利財多則
穀饒多且近產鹽之地監音古國利君樂其利財多則
君享其樂樂不可失也必欲遷都不可失此地也韓獻子將新中軍

如問獻子可遷對曰不可答言其地不可遷都郟瑕氏土薄水淺故其穢惡易
易

觀則民愁地多穢惡故民見之而愁苦民愁則墊隘民既愁苦則愈

於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以其墊隘故多患沉
腫之疾腿腫音玷於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以其墊隘故多患沉

之不及土厚水深故有汾澮以流其惡又有汾澮二水

且民從教且其民醇能十世之利也新

之寶也四者皆利源所國饒則民驕逸沃饒而財易得

近寶公室乃貧近寶則民皆商販而不務本貧富兼

不可謂樂民驕國貧公說景公聞其從之從

鄭從晉故也去年鄭請成晉欒書救鄭欒書晉中軍

與楚師遇與楚師相遇楚師還楚畏晉晉師遂侵蔡蔡

平實
文不甚華然
亦不寥寥

論得盡

亦疏委有致
但稍覺碎而
不勁

中軍三子皆諫
言不可與楚戰
吾來救鄭
言晉兵之
楚師去我
是兵遇

之
吾遂至此
因而不歸
遂是遷戮也
遷怒而治蔡也

戮而不已
遷戮而無止時
又怒楚師
又激楚師
戰必不克
遷戮則

敵則難當
故云
而敗楚之二縣
僅能戰敗申息二邑
何榮之有焉

成師
而敗楚之二縣
之兵敗必邁反下同

以不足為榮
若不能敗
設若不能
為辱已甚
所以大而為小

也
不如還也
不若全
乃遂還
樂書從三子
於是軍帥之

欲戰者眾
當時諸軍之帥欲與
或謂樂武子曰
軍帥中

戰者
聖人與眾同欲
或人言聖人從
是以濟事
無不成就

子盍從眾
言汝何子為大政
汝為中軍元帥將酌於民

者也
凡事當斟酌於眾
子之佐十一人
六軍卿佐除元

庚士燮卻錡趙同韓厥趙括鞮
胡韓穿荀躒趙旃凡十一人
其不欲戰三人而已

荀首士燮韓厥
欲戰者可謂眾矣
其餘八人
商書曰
周

書洪
三人占
假令命三人
從二人
其二人所言唯一人

眾故也
一人則寡二人
武子曰善鈞從眾
言從眾者必

其所見之善鈞乎
夫善眾之主也
天下有至善之理人

如三卿為主
知韓范三卿皆晉
可謂眾矣
三賢而所見

多從之不亦可乎
從三卿之言乃
皆同可謂眾

意精

春秋左傳句解十三卷終

七言三專句解
卷之三
成公

十六

三傳

代而說

外二

重訂批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四

成公二

丁丑七年

鄭成公元年

吳伐邾

吳姬姓國子爵泰伯仲雍遂

泰伯以為君國於吳泰伯無子仲雍嗣之按年表是歲吳子壽夢二年也

邾成

邾為吳所伐季孫行父言

邾成

邾為吳所伐

季文子曰

中國不振旅

中國不振

旅

蠻夷入伐

吳以蠻夷之

而莫之或恤

中國莫能救之無弔

者也夫

弔恤也言中國不相恤如字詩曰

亂靡有定

言天下之亂無有

不弔吳

天

詩刺在上者不能愍恤

亂靡有定

言天下之亂無有

上不弔

文子釋詩意以為今

其誰不受亂

則世靡有定

者

吾亡無日矣

如此則我之

君子曰知懼如是

言文

蠻夷入伐而斯不亡矣

存而不亡

楚子重伐鄭

楚子重伐鄭

楚子重伐鄭

比黃

成公

一

去年楚未得志故諸侯救鄭晉帥諸侯救之鄭囚鄭公鍾儀鍾儀

復伐之重平聲鄭人執而囚之鄭音云獻諸晉鄭以鍾儀○楚子重子

反殺巫臣之族二年申公巫臣出奔取夏姬以行子重

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時巫臣仕於晉聞之曰爾

以讒慝貪怵事君謂二子謂於君以滅其族貪怵

而多殺不幸而又多殺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我必

二人困於奔命而必奔命謂奔巫臣請使於吳巫臣於

走君命以救邊境之急罷音皮巫臣請使於吳是請命

於吳國使去聲乃通吳於晉先是吳國僻陋在夷不與

於晉吳國使去聲乃通吳於晉先是吳國僻陋在夷不與

臣始教之戰陳音陣教之叛楚先是吳常屬楚今子重子反於

是一歲七奔命自吳叛楚之後大為楚害蠻夷屬於楚

者先時蠻夷之國吳盡取之吳盡取其國以屬於

戊寅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二年

戰晉使齊歸魯汶陽田今齊既服季文子餞之季孫行

其行餞音踐私焉私與韓穿言之曰大國制義晉為大國凡

以為盟主以為諸侯是以諸侯懷德畏討所以諸侯服

其討伐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先是晉君謂

敝邑之舊也本是魯之舊而用師於齊所以二年使歸

諸敝邑使齊歸田於今有二命今晉使汶來復曰歸諸

齊日魯必歸信以行義言必有信然後義以成命事必

然後可以小國所望而懷也國望之而懷服也小信不

可知今既予而復奪則是言義無所立聽命非義而義

成公

無所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無信無義則四方之諸侯無不解體而離叛者詩

曰詩衛國風氓篇女也不爽婦人作詩以怨丈夫言士二三其行

而丈夫反不一其所行乃有他志行去聲士也罔極丈夫所行之事無有窮極二三其德

德不令一而二三之引此詩者以喻魯之事晉七年之

中自宰之戰至一予一奪始則取田予魯今復二三孰

甚焉晉之二三其德莫甚於此士之二三或二二三其德猶喪妃耦猶且

不得其妻之心以至於喪失其妃耦而況霸王何况晉國為霸王將德是

以當惟德是用而二三之德而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

矣乎如此則何以久服諸詩曰詩大雅猶之未遠猶謀

言王者為謀不遠是用大簡簡諫也所以用行父懼晉之不遠

猶文子稱各謂我所懼者而失諸侯也恐自此而失是

以敢私布之所以敢私布此○晉欒書侵蔡六年侵蔡

是復因而遂侵楚侵楚獲申驪虜獲楚大楚師之還也謂六年

鄭於楚者晉侵沈沈小國屬獲沈子楫沈國之君子爵各楫晉

立初從知范韓也六年晉師侵蔡而楚救之欒書從三

出有功音智君子曰從善如流言欒書從善宜哉其有功詩

曰詩大雅旱麓篇愷悌君子詩言君子有樂易遐不作人遐胡

不能用人之善謀乎以喻欒書能用三子之謀求善也夫以求善釋作人斯有

功績矣能用人之善○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亾故五年

通於莊姬原屏放諸齊諧之於晉侯莊姬怨原屏曰原屏將為亂

言趙同趙欒郤為徵欒氏郤氏亦惡二晉討趙同趙括

景公信之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武趙朔之子莊姬所生

遂殺二子莊姬晉成公之女故趙

前論有致

曾意緊接
德甚勁有

好句

武從之養於公

以其田與祁奚祁奚晉大夫景公韓厥

言於晉侯曰韓厥獻成季之勲成季趙衰也宣孟之

忠宣孟趙盾也而無後今以同括之為善者其懼矣

三代之令王夏禹商湯皆數百年

保天之祿夏祀四百商祀六百周卜年七夫豈無辟王

三代豈無邪僻之君辟音僻下同賴前哲以免也但賴其先王周書曰

不敢侮鰥寡無妻曰鰥無夫曰寡人所以明德

也文王如此所以其德益明也乃立武而反

其田焉景公從其言乃立趙武○晉侯使申公巫臣如

吳巫臣自遺二子書後請使假道于莒自晉適吳道出

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渠丘莒邑名渠丘公莒子朱曰城

已惡已甚也巫臣言渠丘之城甚不堅固莒子曰渠丘僻陋在夷

夷狄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言僻陋之國無有圖對曰

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巫臣荅言狡猾之人思

何國蔑有此等狡猾之唯然惟其故多大國

勇夫重閉假使匹夫之勇猶且況國乎況有

晉士燮來聘士燮范文子也言伐郊也

公賂之請緩師成公賂范文文子不可魯賂

日君命無貳言奉君命者不失信不立苟受二命則失

立禮無加貨朝聘有贈賄之禮成禮而事無二成公私

不可兩成言不可君後諸侯今晉召諸侯以伐是寡君

辭命從私請而緩師

簡而勁者

思繼二字亦

辭命

七

四

不得事君也則魯也言欲絕魯爨將復之言將以魯君

君季孫懼季文子恐使宣伯帥師會伐邾宣伯叔孫氏

會晉取怒於晉使宣伯帥師會伐邾各僑如帥師

已卯九年是歲齊頃公卒子為歸汶陽之田故去年晉

汶陽田歸諸侯為魯不平晉人懼恐失會

於蒲蒲衛地名以尋馬陵之盟七年諸侯盟于馬

文子謂范文子曰公故與季文子語云德則不競責晉

能自強無德而欲尋范文子曰勤以撫之言

以修德盟人必不服范文子曰勤以撫之言

諸侯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堅忍強毅以

神以要之實諸明神以要柔服而伐貳諸侯之從服者

則討德之次也言如此則德雖不競亦足○季文子

宋致女宋共公娶魯伯姬也禮女嫁三復命文子歸自

於公享之成公以享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

者以喻成公有厥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亦如韓樂

穆姜出於房穆姜伯姬之母也再拜曰拜謝文子

夫勤辱言文子勤勞不忘先君伯姬宣公之女以及嗣

君伯姬成公之姊施及未亾人伯姬穆姜所以故曰施

自稱曰未亾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宣公亦敢拜大夫

之重勤敢以此拜謝文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

篇各其卒章云我思古人實○晉侯見鍾儀楚鍾儀獻

於晉而召而弔之景公使釋其縛問其族問其世對曰

伶人也答言世為樂公曰能樂乎問汝能對曰先父之

有境

辭命

七卷之三章... 成公

職官也言其先父以伶人之職居官敢有二事父子世守其官豈敢更學他事使與

之琴景公使或琴操南音楚國在南方故舉公曰君王何如

問今楚君對曰非小人所得知也鍾儀自稱小人之言

德固問之景公再對曰其為太子也言共王為太子時師保奉

之師保教太子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子重也朝時適子重之所夕時適

也朝時適子重之所夕時適不知其他所知止于如公

以語范文子景公以其言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鍾儀

乃賢人言稱先職稱先父之職官不背本也是不肯違背其樂

操主音琴操南音不怠舊也是不遺忘也稱大子捨其君

而遠稱其少時以示抑無私也則是不私名其二卿斥

性所自然天音太抑無私也則是不私名其二卿斥

重子及尊君也則是尊敬不背本仁也不背本則愛不

忘舊信也不忘舊則安無私忠也無私則不阿尊君敏

也尊君則善辭仁以接事應接事物以信以守之以實

信以此而守忠以成之盡已之謂忠以敏以行之才俊

敏以此而事雖大必濟有此四德雖君盍歸之言景公

行其事使合晉楚之成使之要結二公從之景公從文

楚之於使合晉楚之成使之要結二公從之景公從文

為之禮原其禮儀使歸求成送之歸楚○楚子重伐渠

丘渠丘首國邑渠丘城惡去年申公巫眾潰奔莒渠丘

其民散楚師圍莒楚圍城亦惡莒潰其民楚遂

入鄆鄆亦莒邑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言恃其備

備罪之大者也自取滅亡故備豫不虞豫為之備恐有

善之大者也居安慮危故莒恃其陋莒子恃其陋而不修

左套

視而麗

事近語怪然
却敘得嚴核
可玩以細曲

新妙

精奇

三驗處大有
濃色

實

城郭城已惡而浹辰之間謂自子至亥謂之辰浹辰而楚

克其三都而楚兵克其渠無備也夫以其時陋不設詩

曰逸詩雖有絲麻布皆精細之物無棄菅蒯皆草

布者言雖有絲麻而菅蒯亦雖有姬姜皆大國之女

無棄蕉萃而蕉萃亦不可棄也言備之不可以

已也借此以言物無精粗美惡皆可蓄之以備不虞

庚辰十年齊靈公元年是歲晉侯夢大

厲被髮及地晉景公有疾夢見搏膺而踊以手擊膺曰

殺余孫不義鬼蓋趙氏之先祖也六年晉殺余得請於

帝矣言我訴其冤於公覺景公既醒召桑田巫桑田晉

神巫能占鬼神巫言如夢公曰何如問其吉凶曰

不食新矣巫言公將死矣公疾病疾病重求醫於秦秦有

疾為二豎子景公又夢所患之疾病鬼曰彼良醫也其

乃良醫也豎子言秦緩懼傷我彼來治病焉逃之不知何處可以

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其一豎子言我當避於育之

若我何其如我何彼雖良醫醫至醫緩曰疾不可為也言景

疾不可荒音在育之上膏之下與公所攻之不可攻熨達之

不及達針也言針多藥不至焉言藥不能不可為也不可

得而治也按膏下育上即今醫經所灸膏育公曰良

醫也秦緩之言適與夢厚為之禮而歸之乃以厚禮待

六月今四月晉侯欲麥景公欲使甸人獻麥甸人主治

此點在傳句得

卷四成公

之獻饋人爲之饋人主治飲食召桑田巫召前此示而

殺之坐昨言公不食新公謂其言將食公將食麥張

聲如廁遠起陷而卒遂陷於廁而歿

辛巳十一年晉厲公晉卻擊來聘卻擊卻克之從父兄

求婦於聲伯聲伯公孫嬰齊也聲伯奪施氏婦以

與之施氏施孝叔魯惠公五世孫也生二子於卻氏施氏

而生二子卻氏在晉人歸之施氏復歸孝叔

施氏逆諸河孝叔迎其沈其二子以卻氏二子沈之婦

人怒其妻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亾之言孝叔既不

而爲卻氏所奪已音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能庇其匹偶

氏之孤而將何以終爲人如此必遂誓施氏遂誓不

爲婦

壬午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九年晉遣鍾儀歸

如晉以報鍾儀之使十年晉使糴莠如楚以報公子辰

之使景公卒不克作好會宋華元善於楚令尹子重又

善於晉樂武子去華元如晉楚盟於宋西門之外晉

至是用克合二國之成華元去聲盟於宋西門之外晉

變與楚公子凡盟必有載書此凡晉楚無相加戎言

罷許偃同盟日下乃載書之言也凡晉楚無相加戎言

國無得相好惡同之任其患好惡並如字同恤菑危

加以兵二國若有災殃危難則備救凶患二國若有凶荒患

有害楚諸侯若有則晉伐之則晉當爲在晉若有害楚

亦鍊整

其罪以討之有渝此盟二國有敢明神殛之則明神俾

北原三事

成公

八

隊其師使之殞墜其眾謂無克勝國無有能福其○晉

郤至如楚聘晉楚既克為好晉侯楚子享之楚共王以

子反相司馬子為地室而縣焉鑿地為室而縣郤至將

登郤至方金奏作於下忽聞地驚而走出郤至不知

而走將登堂子反曰日云莫矣子反邀郤至入云寡君須矣君

已須待矣吾子其入也願吾子入賓曰賓郤至也君不君忘先君之

好言楚君不忘我先施及下臣下臣郤至自稱言楚君

既之以大禮賜之以享重之以備樂加之備何以代此則所備

之福設若天兩君相見使二國之君何以代此則所備

此以加下臣不敢所以下臣不敢當也此是郤至釋其驚

乎反曰如天之福言設若天兩君相見使晉楚之無亦

亦朕暢而未

唯是一矢以相加遺言晉楚皆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

遺遺與耳焉用樂安用此備樂為寡君須矣我君待吾子

其入也願吾子且賓曰若讓之以一矢讓責也言若二國

遺遺去聲禍之大者二國交兵其何福之為其可謂如世之治

也天下治安之時諸侯閒於天子之事諸侯當王事閒

則相朝也則相朝見以謂於是乎有享燕之禮相朝之

禮有燕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宴以示慈惠宴有折俎相與共共儉以行禮禮以治躬

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在養民故慈政以禮成治民莫善

成以禮民是以息政以正民故百官承事百官無不朝而

不夕旦見君謂之朝焉無事故有旦見而無夕見此公侯之所以

此集卷之四

城其民也如此則是諸公諸侯能結好故詩曰所以周

之詩越越武夫越音糾武貌夫音糾公侯干城言越越然雄武之

其民也干及其亂也及天下危諸侯貪冒好財日貪

欲不忌過於縱欲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日尋倍尋日

以相侵伐盡殺其民畧其武夫武之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武使

夫為已腹心股肱爪牙令故詩曰所以免置越越武夫

之侵害鄰國用以搏噬也故詩曰所以免置越越武夫

公侯腹心此舉治世之詩以證亂世之事言公侯取武

也天下有道結上文兩節之意則公侯能為民干城

為民之而制其腹心內以自制亂則反之及至亂世則

亂之道也是名曰和好其實仍懷爭戰之不可以為法

不為治而為然吾子主也然今日之事子至敢不從

稱各言我遂入卒事於是入而歸以語范文子郤至歸

事告士燮文子曰無禮必食言言子反一矢之言無吾

歾無日矣夫背盟必相侵伐故知歾也不

癸未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郤錡郤克之子也晉

師錡魚將事不敬郤錡至若命孟獻子曰仲孫郤氏其

也言郤錡必禮身之幹也人有禮則安如敬身之基

也君子修己以敬如郤子無基立身無基址且先君之

嗣卿也郤克為晉景公受命以求師受命於君以將社

稷是衛將以衛晉國而惰不恭敬弃君命也如此則是

命不亾何為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七年殺郤錡張本○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因伐秦道過京師音潮遂從劉康公會晉侯伐秦劉

公王季之子也音潮成子受脤于社社將出師宜于社

也受脤受祭社之音潮不敬容貌不敬劉子曰劉子即康公也吾聞之我

所聞如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此心不偏不倚之

生者所謂命也天地以此理賦之是以有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聖人因天地自然之理而為之節以定命也所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能者養之以福能守此則

保夫天地之所賦而不失也以能者養之以福者身寬體

舒是養之不能者敗以取禍不能守此則者傷生亡身

亦在乎敬肆是故君子勤禮所以取禍也養之敗之

盡力在下之小人則盡勤禮莫如致敬所謂勤禮者莫

盡力莫如敦篤所謂盡力者莫敬在養神君子無不致

奉事篤在守業小人所謂敦篤則莫大於執國之大事

而有大者在祀與戎祀者神明在前兵者人命所祀有

執膳宗廟之祀則有戎有受脤兵戎之祭則有受脤膳

異其神之節也此二者是交神今成子惰今成肅公

不恭敬弃其命矣是棄天地之命其不反乎是歲成肅

瑕晉厲公使呂相數其日此下皆呂相昔逮我獻公及穆

公相好逮及也言昔日及晉獻公秦穆公戮力同心二

皆勉力申之以盟誓二公為盟重之以昏姻獻公以女

穆天禍晉國驪姬文公如齊重耳奔狄及齊惠公如秦

夷吾奔梁賂無祿晉無獻公即世而獻穆公不忌先公

秦以求納福祿無祿晉無獻公即世而獻穆公不忌先公

種格調於秦以求納無祿晉無獻公即世而獻穆公不忌先公

通篇俱是造

作出語言最

為工鍊敘事

婉曲有條理

其字法細其

句法古其章

法整其篇法

密誦之數十

遍不厭在辭

中又別是

種格調於

今罕有而
其可謂神品

杜黑乃傳台角

卷十四

十一

之好秦穆公不忘我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穆公納

侯晉又不能成大勲又不能終始而為韓之師僖公十

獲晉惠公亦悔于厥心穆公既執惠用集我文公惠

卒懷公立穆公納是穆之成也此是穆公文公躬擐甲

重耳而殺懷公胄之時身披甲胄音患跋履山川日跋踰越險阻越

過也自高趨下日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言文公

經歷諸國皆四而朝諸秦秦乃夷狄之胤而文公辱親

代帝王之後亦足以報秦鄭人怒君之疆場鄭

潮則亦既報舊德矣穆之德矣鄭大夫不詢于我寡君謀

大侵秦亦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時鄭貳於楚故文公

也秦之辭事在僖公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謀

也秦伯故謙言秦諸侯疾之言當時諸侯將致命于秦皆

大夫檀市戰反致滅命文公恐懼文公恐綏靜諸侯乃綏撫安靜秦

以討秦師克還無害之以此秦兵免於諸侯則是我有大造于西

也如此則是我文公有大恩德于秦也大造謂造化無

也之功其實當時初無諸侯致命之事皆証秦也無

祿晉無文公卽世而文穆為不弔見弔傷蔑歿我君文以

公歿為無知寡我襄公弱而陵忽之迭我殺地從犯子

而輕蔑之之謀欲潛師以襲奸絕我好奸犯斷絕不復與伐我保

鄭道過晉之殺地城時秦兵潛往襲鄭初無伐殄滅我費滑滑國各都于

鄭晉保城之事亦証秦也殄滅我費滑費時秦兵襲

而還費扶未反散離我兄弟兄弟謂滑也撓亂我同盟

同盟謂鄭也傾覆我國家謂秦將欲傾危覆滅晉我襄

公未忘君之舊勲言晉襄公未敢忘而懼社稷之隕又

此莊二十二年傳

成公

十一

晉為秦是以有殺之師所以攻秦兵于殺事猶願赦罪

于穆公襄公既敗秦師猶願穆公弗聽穆公不肯釋憾而即

楚謀我按文公十四年傳云初闢楚成天誘其衷是以

不克逞志于我謂楚有根弒之亂故穆公之穆襄即世

文公六年晉襄公秦穆公皆卒康靈即位足年秦康公立康公我之自

出康公伯姬之又欲闕翦我公室謂文公七年秦納公

截斷也闕傾覆我社稷傾危覆滅我帥我蝨賊蝨賊食

其月反蝨食節日賊以以來搖蕩我邊疆謂子雍來蕩

喻公干雍也蝨音篡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疆場猶臣之食禾也然子雍之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我是以有令狐之役事在文公七年令狐平聲康猶不悛康公又不悛入我河

曲在文公十二年伐我涑川涑川水名俘我王官俘虜也王官

三年秦穆伐晉取王官及郊翦我羈馬時秦取其地我

是以有河曲之戰我所以戰于河曲東道之不通晉在

東故云東道不通也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絕晉之好及君

之嗣也宣公四年我景公引領西望我晉景公引日庶

撫我乎望秦桓公立君亦不惠稱盟桓公又不惠然稱晉

利吾有狄難謂宣公十五年晉滅入我河縣其年秦桓

于輔氏河縣晉縣名焚我箕部箕部二邑各入河縣焚芟夷我農

功言損害禾稼虔劉我邊陲又殺戮我邊境我是以有

輔氏之聚我所以聚眾於輔氏以拒秦也○正義曰以

不用重文古人君亦悔禍之延言秦桓公亦悔而願徼

為文亦有法耳君亦悔禍之延二國構禍之長

福于先君獻穆

而欲求福於晉獻秦穆以使伯車來命

我景公

伯車秦桓曰吾與女同好弃惡

好共棄前惡

復修舊德修復舊德以追念前勲

功言誓未就

言當初約誓之景公即世

以有令狐之會

晉厲公立與秦桓公盟于令狐君又不

祥責桓公又萌

背弃盟誓其年秦伯歸而白狄及君同

州白狄居比狄之西

君之仇讐言白狄與秦而我之昏

姻也

白狄與秦皆屬雍州君來賜命曰秦桓公使

此章多証辭益欲親狄

君來賜命曰秦桓公使

云吾與女伐狄

言秦欲與晉寡君不敢顧昏姻

命於是不敢顧

畏君之威畏汝秦而受命于使

將以同狄

君有二心於狄汝秦君用心不正曰晉將伐女

又與白狄言

狄應且憎白狄亦知秦君之二三故雖

國今將伐汝矣

信是用告我以秦君之言楚君惡君之二三其德也

人亦惡秦君之反覆

亦來告我楚共王使人曰秦背令

狐之盟

言秦與晉盟于而來求盟于我

吳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

此述秦桓公盟楚之辭秦三

成王穆王

曰余雖與晉出入秦之為盟告于天帝及二

莊王也

不穀惡其無成德楚

來國往

余唯利是視我惟利之是從不穀惡其無成德

王自稱不穀言我見秦君如此

是用宣之因以此言以

懲不壹

欲以懲戒用諸侯備聞此言列國諸侯因楚斯

是用痛心疾首

言諸侯痛心疾首惡秦之甚暱就寡人

批異左傳白角

寡人帥以聽命我今帥諸侯以唯好是求所以來者惟

好去聲君若惠顧諸侯秦君若能惠於秦於哀寡人又欲與汝結好

而賜之盟而賜之以好則寡人之願也君若承寧諸侯君之願其承寧諸

侯以退我當承君之意豈敢微亂豈敢用兵君若不施

大惠秦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其不能以

諸侯退矣當以諸侯之兵與敢盡布之執事敢以所懷

秦君之執事者俾執事實圖利之或和或戰使秦執事秦桓公

既與晉為令狐之盟左氏言秦既與而又召狄與楚又

盟于楚白狄而求欲道以伐晉欲引導白狄與楚諸侯是以睦

於晉諸侯皆惡秦之無信所以親睦於晉蓋呂孟獻子

曰魯仲孫蔑時晉帥乘和言晉之軍帥與兵車皆師必

有功其戰必克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麻隧地名秦

師敗績大為諸侯所敗

故詩曰所以詩小

為之麻陳設

反麻音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四卷終

成公 十五

重訂批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五

成公三

甲申十四年

是歲衛定公卒子衎立是為獻公秦桓公卒子后立是為景公

衛侯享苦

成叔

苦成叔晉卻犇也晉厲公使之送孫林父歸衛而衛定公享之

甯惠子相

衛甯惠子名殖

相去聲苦成叔敖

傲不敬也

甯子曰苦成家其亾乎

言卻犇必

不以善終古之為享食也

古之人制享食之禮食音似

所以觀威儀省禍

所以詩小雅兕

福也

可畏曰威可象曰儀言觀人之威儀以察人之禍福

故詩曰

桑扈之篇云

觥其觶

兕觥罰爵也以兕牛角為之觶陳設

旨酒思柔

言君子行禮飲美酒者皆思柔和之德無失禮故罰爵雖陳設而不用也

彼交匪傲

彼君子與人交

接非有傲慢之心萬福來求

故萬種福祿來求歸之

今夫子傲

今卻犇行禮而傲慢

取禍之道也

則萬福孰來求之乃取禍之道也十七年卻氏亡

○宣伯如齊逆

經文細者
共倫此稱
蓋老而賤

女宣伯叔孫僑如也魯成公稱族孫僑如尊君命也君以

命為尊故稱叔孫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僑如迎夫人而

舍族經但書僑如舍音捨尊夫人也以夫人為尊故故君子曰春

秋之稱言春秋書名稱去聲微而顯辭微而顯志而晦約言以

敝而文隱婉而成章婉曲其辭以成文章盡而不汙直盡其言無所懲

惡而勸善褒善以示勸非聖人誰能修之言若非聖人

修春秋使成上五例也此章訓釋已詳見序文乙酉十五年衛獻公秦景公元年是歲宋晉侯執曹伯

曹伯名負芻曹宣公庶子十二年宣公卒諸侯將見子

臧於王而立之子臧亦曹宣公庶子諸侯賢之子臧辭

不願為君曰前志有之言古人之志記有云聖達節節猶分也言聖人

可知舜禹受禪湯武革命之類次守節其次則自守也分而不下失節

其下者不安已分取非其為君使我為君非吾節也言身是

合有國也雖不能聖我雖不能如敢失守乎豈敢失其所守

遂逃奔宋子臧於宋○楚將北師楚子反欲北子囊曰

子囊莊王之子公子貞也新與晉盟十二年晉楚盟而背之盟曰凡

相加成今用兵於鄭衛是伐晉之黨故曰背盟也無乃不可乎言必子反曰敵

利則進言制敵之道何盟之有何必申叔時老矣申叔

告老而在申告老故聞之聞子反曰子反必不免言必

致仕矣在私邑信以守禮忠信之人可以守禮禮以庇身人有禮則安

於音身信禮之亾無信以守其禮欲免得乎無禮則危

禍乎明年楚殺子反○晉三卻害伯宗三卻謂卻犇卻錡卻欒而

七古
成公

殺之謂伯宗於晉及欒弗忌賢大夫併殺之伯州犁奔

楚州犁伯宗子其父韓獻子曰韓厥郤氏其不免乎言

郤必不善人天地之紀也善人謂有德者乃而驟絕之

既殺伯宗又及不不言必何待言必初伯宗每朝先時伯宗

其妻必戒之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言主人非得罪於

民惡其上治民者未必得罪子好直言今汝在朝而善

必及於難言必為同列之所丙戌十六年宋平公鄭叛晉楚以汝陰之田求成於晉

侯將伐鄭晉厲公將范文子曰若逞吾願士欒言若是

諸侯皆叛必須諸侯晉可以逞言諸侯叛則厲公將或

若唯鄭叛若但鄭晉國之憂可立俟矣則晉國之

也其志

此一句人情待也是時厲公無道文子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

失諸侯樂書言晉為伯主不必伐鄭言不可乃與師厲

公遂起兵鄭人聞有晉師伐鄭使告于楚使人告姚句耳與

往句耳鄭大夫從告楚楚子救鄭共王自過申遂過申

戈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而居申曰師其何如問楚

負何對曰叔時德刑詳義禮信德刑詳義禮信德澤也刑法也詳祥也

戰之噐也有此六事乃可以德以施惠德所以施刑以

正邪刑所以正詳以事神事神得福義以建利物皆得

生禮以順時人有踐履則信以守物人有誠信則民生

厚而德正德以施惠故民德正用利而事節義以建利

其利祥以事神時順而物成有禮以順時上下和睦

故祀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有信以成物上下和睦

語常而楚敵全無鍊法

則自上及下皆和睦相親周旋不逆周旋運用無有違逆求無不具上之不求下無不具

各知其極下民各知至理故詩曰所以周頌思立我烝

民詩言后稷立其衆民莫匪爾極故民莫不以后稷爲至是以神

降之福如此則民和時無災害天時無水旱民生敦厖

民之生計皆敦厚而厖大和同以聽和同其心唯莫不盡力以從上

命無不盡已之力以致死以補其闕戰陣有殺傷者皆

空闕從上命之所使者此戰之所由克也所以戰無不克今楚內奔其民

則無德以施惠矣今楚內棄其國之民而外絕其好外絕鄰國之好是瀆

齊盟要神爲盟而背之是瀆而食話言與晉約言而敗

言而不信也言而不信也奸時以動農事方興而動兵以伐人而疲

民以逞晉人無罪而勞民以民不知信上既無信故進

退罪也或進或退人恤所底底至也人人各憂其身不

其誰致死其誰肯致死子其勉之汝其勉之吾不復見子

矣此行必敗而死無復姚句耳先歸鄭之使楚者未返

子駟問焉駟問楚兵何如對曰其行速言楚兵過險

而不整又過險阻之速則失志不思不整喪列無部曲

聲下志失列喪將何以戰將何以戰楚懼不可

用也楚兵如出晉師濟河晉師之伐聞楚師將至聞楚

救鄭者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言我

畏快以可以紓憂庶幾可緩晉國夫合諸侯會合諸侯

非吾所能也不敢指言晉侯故謙言非已能也以遺能者

之能者遺去聲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能安輯和睦

此方露本意

以事多矣其所所得亦多矣何以戰乎文子蓋知厲武子

曰不可樂書中軍帥也晉楚遇於鄢陵鄢陵鄭地名二

此音擾鄢陵范文子不欲戰不欲與楚郤至曰郤至新韓之戰

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境惠公不振旅晉惠公軍敗身執箕之役

僖公三十三年先軫不反命荀伯不復從荀伯不復從郤之

師宣公十三年晉楚荀伯不復從荀伯不復從郤之

皆晉之恥也此三者皆子亦見先君之事矣子亦親見

先君成敗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是又增

之事矣楚而歸辟音避

也下文所云秦狄齊楚皆疆有北四敵國其勢不盡力先

若去吏反秦狄齊楚皆疆音強下同

力與戰子孫將弱則子孫微將弱今三疆服矣今秦狄

大論

晉尚未陳楚

陳直逼晉

軍若使晉無

所措手故曰

壓是以范宣

子進陳於軍

中之計亦伯

欲固壘而待

敵楚而心與晉為敵者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聖人安

故雖外無敵國但有楚國也自非聖人降於聖外寧必有內憂則外

而內患亦不生國既寧必致驕盍釋楚以為外懼乎何不釋楚勿與戰

後以生內憂不至驕侈甲午晦六月甲午日也月終謂之晦日楚晨

以召亂也甲午晦以月至此日體伏而光盡也

壓晉軍而陳時晉兵未備楚兵乃迫晉軍吏患之患楚

士甸趨進曰士甸范文子之晉楚惟天所授言二國勢

天所授者戰則能勝也何患焉勝負在天文子執戈逐之怒其子

曰國之存亡言晉國之存天也晉若勝楚則厲公必驕

于亡童子何知焉汝童子豈知此郤至曰楚有六間言

之間隙可乘有聲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

下文六者間去聲不可失也其間也卒子忽反下同鄭

一問也惡鳥路反王卒以舊楚王之兵罷老不汰此鄭

陳而不整

鄭兵雖布陣而行

蠻軍而不陳

蠻人雖成軍而不能布陣

此四陳不違晦

晦日兵家所忌而楚以

在陳而囂

楚雖成陣

而士卒喧譁此六

合而加囂

陣合宜靜而益喧譁

各顧其後

此見

謂人血所底也

莫有關心

無有向前

舊不必良

王卒

未必

以犯天忌

陣不違晦以

我必克之

以此觀之

皇言於晉侯曰

苗賁皇楚鬬椒之子宣公四年

楚之良

言楚國

在其中軍

盡聚集

王族而已

皆在中軍也

請分

良以擊其左右

請分晉之精兵以

而三軍萃於王卒

而

三軍之力同攻

必大敗之

如此楚兵

公筮之

厲公命占

史曰吉

筮者言

其卦遇復

震下坤上

曰南國蹇

蹇楚在南方南

射其元

元首也言射其君

王中厥目

必

國也蹇子六反

射食亦反下同

必

中

其君之日也占辭於卦之

國蹇王傷

君傷其目

不敗何

待言楚

公從之

公從占者之

步毅御晉厲公

步毅卻毅

御樂鉞為右

鉞樂書子也為公

陷於淖

公車陷於泥

書將載晉侯

樂書欲自

鉞曰書退

樂鉞在君前故各

有大任

言書為中軍

焉得專之

何得專意廢其大任

侵官冒也

載公為侵官

失官慢也

去將而御為失

姦也

遠其部曲為離局也

有三罪焉

一舉而

不可犯也

乃掀公以出於淖

樂鉞乃自舉公以

呂錡夢射

此罪也

中之

及戰

射共王

呂錡射

中目

應筮者

卻至三遇楚子之卒

當戰時三次

見楚子

必下

下車

免胄而趨風

胄兜鍪也下車免胄而

楚子使

比其止專可屏

疾趨如風以禮楚王

六

成公

工尹襄問之以弓楚王使工尹之官各襄者曰方事之

殷也謂當戰事有鞞韋之跗注鞞赤色也韋熟皮也跗

為之若袴而屬於跗與君子也有善此服者識見不鼓

而趨言此人似識我者每風然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客

免胄承命免胄而受楚王曰君之外臣至郤至晉

從寡君之戎事言我從晉以君之靈靈以楚君威問

蒙甲冑甲冑以從戎事不敢拜命禮云介者不拜故不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命故不敢自安非有傷也為事之

故為有君事之故不敢肅使者但肅使者而巳肅手

肅使者而退工尹襄而退樂鉞見子重之旌子重楚令

請曰請於日臣之使於楚也言我往日子重

不盡又復

辭命

極盡是遣人
代往

辭命

問晉國之勇子重問我云汝晉臣對曰好以衆整我答

之君臣好使國以何者為勇臣對曰好以暇我又答

軍旅整肅問暇蓋惟事事日又何如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言好以

也兵交使在其間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行人

晉不假使於楚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臨兵

不可謂暇如此則請攝飲焉攝持也請持飲

整暇之言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子子重飲使行

之所造七到反日寡君乏使此行人之辭也言使鉞御

持矛使樂鉞持矛以御公時是以不得犒從者所以不

犒勞楚之從者從去聲使其攝飲故遣我行人子重曰夫子嘗與

吾言於楚子重憶樂鉞往日必是故也必以此之故不

亦識乎言識樂受而飲之於是受其所免使者而復鼓

批點左傳卷之三十一

時方交戰纔脫晉使復旦而戰是日早晨交兵見星未已至日晚星

鼓以再戰復去聲下同申嚴約束明日復戰言明日復戰乃

逸楚囚故縱楚兵之俘獲王聞之楚王聞明日召子反

謀欲謀明日戰事子反醉而不能見值子反飲酒而醉王曰天

敗楚也夫言楚之敗天實為之余不可以待待我不可更乃宵

道其夜楚兵逃遁晉入楚軍與晉交兵以來三日穀楚兵既逃棄其根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立于厲公戎車馬前曰君幼言厲公年

諸臣不佞群臣又無才辭何以及此何以能倖倖而君其戒之戒

公勿可恃勝而驕奢周書曰周書康誥篇惟命不于常天之眷命無常有德之

謂文子釋書意以為有德者乃楚師還及瑕瑕楚地名王使

謂子反曰共王使人語子反云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言子

於城濮之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今日之敗非汝之

殺不穀之罪也今我親在軍而子反再拜稽首曰謝君

君賜臣死言王賜我以死死且不朽身雖死而王之臣之卒

實奔時子反將中軍言臣之罪也其罪止子重使謂子

反曰初隕師徒者言往日子王初喪師而亦聞之矣汝

也言汝豈不聞其事也盍圖之欲使子反亦自殺也卻至

微先大夫有之微無也子反言假使大夫命側側子反

汝以大義責我側敢不義汝命為義平側側君師我有喪敢忘

其死安敢不自殺也王使止之共王又使人止弗及而卒使人

而子反卒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時負芻殺太子而自立

直

法而峻

七年宣公六年

子臧將亡國人皆將而討我寡君去年晉侯執曹伯負芻以亡

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時諸侯欲立子臧而子臧逃奔宋是大民曹也言

君既執而賢公子又亡先君無乃有罪乎言曹之先君何罪於晉而

也見滅若有罪若以今曹君為則君列諸會矣去年會于

同盟矣蓋諸侯有篡弑之罪君唯不遺德刑德以柔服刑以伐叛

者矣伯已與同盟則不復討君唯不遺德刑刑以伐叛

晉君惟於此二以伯諸侯故能以此為豈獨遺諸敵邑

何獨遺棄曹敢私布之敢以此言私晉侯謂子臧反厲公

於是使子臧歸而君而汝也言子臧既子臧反從厲公

曹伯歸厲公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盡致於君不

義曹伯故也○宣伯通於穆姜宣伯叔孫僑如也穆姜宣公

私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欲去季孫氏孟孫氏而取使告

通其室之所有去上聲下同使告

郤犇曰時郤犇將新軍蓋王東方諸侯魯之有季孟言

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欒范二氏也政令於是乎

成二國政令賴今其謀曰誣諸季孟二晉政多門今季

晉國政令不出于君不可從也不可從也從晉寧事齊楚齊楚亦

多門者謂事權不一不可從也不可從也從晉寧事齊楚齊楚亦

寧事有亾而巳雖亾國蔑從晉矣蔑無也言斷若欲得

志於魯若欲使請止行父而殺之請郤犇執季文子而

在晉故我斃蔑也我則自殺孟獻子也特獻而事晉既

言如此季孟二氏則我蔑有貳矣自此事權歸一魯不貳魯既

叔孫專心事晉則我蔑有貳矣自此事權歸一魯不貳魯既

事小國必睦則其他小國皆不然若不殺歸必叛矣則

子既歸必叛晉矣晉人執季文子信僑如公使子叔聲伯請季

殺言魯國若能而止季孫行父我則執季文子而殺之吾與子國

親於公室則我親汝魯國甚於親晉之公室對曰僑如

之情聲伯答言僑如之情在於淫穆姜而亦聞之矣汝

也言汝豈不聞其事也若去蔑與行父蔑孟獻子行父季文子也是天棄魯國

若殺二子是天棄絕魯國而罪寡君也而以魯君為罪也若猶不棄若晉國

絕魯而惠徼周公之福徼求也周公魯之始祖言晉不棄魯則求福於周公也

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二人謂魯國

社稷之臣也二子存亡開係魯之社稷若朝亡之二子朝成魯必亡魯

女亡謂即亡而屬於他國也以魯之密邇仇讐以我魯國密邇齊楚治之何及至此雖欲治之亦無及也

而為讐使魯國亡而屬於齊楚治之何及至此雖欲治之亦無及也

卻鞮曰吾為子請邑卻鞮又欲為聲伯請邑於魯對曰

嬰齊魯之常隸也聲伯稱名言我敢介大國介助也言

以求厚焉以求私邑承寡君之命以請但奉魯君

若得所請晉國若吾子之賜多矣則受汝之又何求

他何所末范文子謂欒武子曰文子士燮季孫於魯言文子

相二君矣輔相宣公成妾不衣帛無衣帛之馬不食粟

無食粟可不謂忠乎其倫於家如此信讒慝而弃忠良

信僑如讒慝之言若諸侯何如此何以子叔嬰齊奉君

命無私言聲伯奉魯君之命謀國家不貳而堅心圖其

身其自為不怠其君皆先其君若虛其請若不從是弃

善人也是棄絕善人也子其圖之吾子其乃赦季孫釋

文僑如奔齊而逐叔○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晉既

語亦淨然不甚精簡

之勢亦勁

使卻至獻與單襄公語襄公王之三公也食采於驟稱

捷于天子數數自單子語諸大夫曰單公以告於諸溫季其

其伐稱其功單子語諸大夫曰襄公以告於諸溫季其

位乎溫季即卻至也位於七人之下位有三軍將佐及

之本也而召亂多怨而階亂積怨既多而何以在位

安居其位言必也為明年晉殺三卻張本○按三卻

吹毛求疵歷詆三卻之罪不少假借則是殺之者無罪

而世無不幸而死者嘻其甚矣左氏以成敗論人是非

類皆如此愚特摘其甚者而論述焉

丁亥十七年晉范文子歸自鄢陵去年戰于鄢陵使其

祝宗祈成祝人宗人主祭祀者曰君驕侈而克敵言厲

楚師是天益其疾也是天增益其疾難將作矣言晉

亂也難愛我者唯祝我苟愛我者惟當祝使我速死願

速賜去聲無及於難無致我范氏之福也此乃神之所六月

士燮卒劉校曰士燮之卒適與此會耳何○初聲伯夢

涉洹聲伯即子叔嬰齊也往年或與已瓊瑰瓊玉也

以此贈已食之夢食珠玉有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

復化為珠玉從而歌曰夢中又濟洹之水言我涉贈我

以瓊瑰或有贈我歸乎歸乎重言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珠玉已懼不敢占也聲伯恐其夢還自鄭至是聲伯從

至於狸服而占之狸服地名聲伯至此方占問曰余

恐死言我初得此故不敢占也所以不敢今眾繁而從

余三年矣今眾人繁多又從我已三年矣無傷也故今

以怪見韻
欲有風致

奇甚

必無言之之莫而卒此日方言此夢其○晉厲公侈性

害也必無言之之莫而卒此日方言此夢其○晉厲公侈性

其左右更立所愛幸胥童以胥克之廢也胥童胥克之子也宣公八年

廢胥克怨卻氏而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厲公愛公將作

難夫難去聲胥童曰必先三卻三卻卻雙卻缺卻至也

殺族大多怨言卻氏族大去大族不偏除去大族則不

逼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則公曰然厲公卻氏聞之聞

公欲卻錡欲攻公卻錡獨欲卻至曰人所以立肯攻公

言人之所信知勇也以有三者之信不叛君所貴乎誠

不叛也以其不害民也勇不作亂所貴乎勇敢

也亂失茲三者若攻公則其誰與我誰肯助我然而多怨

况舉兵則殺害必衆將安用之必多取怨也何君實

臣而殺之言君有群臣其謂君何其何以我之有罪使

我有罪吾死後矣吾死後矣吾之若殺不辜若無罪將失其民

則民心不服欲安得乎雖欲安居君待命而已但當聽

而受君之祿為人臣者受是以聚黨故有餘財以有黨

而爭命既有私黨乃用之罪孰大焉其罪孰大於此○

謂不幸而受禍矣而左胥童夷羊五帥甲攻卻氏夷羊

厲公所愛幸者故皆尸諸朝陳三卻之尸以胥童以甲

劫樂書中行偃於朝中行偃荀林父之孫荀夷之子也

殺二子也長魚矯曰長魚矯亦厲不殺二子言若不殺

行音杭憂必及君公之害也公曰一朝而尸三卿言一且而

憂必及君公之害也公曰一朝而尸三卿言一且而

七世二子成公十二

晉之 余不忍益也 言我不忍也 對曰人將忍君 長魚矯言

二子 子將 臣聞亂在外為姦 我聞作亂於外 在內為

軌 其各為軌 御姦以德 制御在外之姦惟德可 御軌

以刑 制御在內之軌 不施而殺 謂三郤不施 不可謂德

既無御姦 臣偪而不討 不忍討之 姦與軌將 不可謂刑 御軌之

刑德刑不立 德與刑刑 姦軌並至 姦與軌將 臣請行 恐為

所害故 遂出奔狄 以避其禍 公使辭於二子 辭謝樂書

荀 曰寡人有討於郤氏 言我但討治 郤氏既伏其辜矣

三郤受誅 大夫無辱 晉童初而辱之故 其復職位 使二

已伏罪矣 公使胥童為卿 幸故使為卿 公遊於匠麗氏 匠

氏亦公所愛 樂書中行偃 遂執公焉 二子果執厲 召士

無辱也 辭命 套語也 若今 所謂不勞之 意社証晉意 劫而執之故 云辱非

旬 二子召士 士旬辭 辭不肯往 召韓厥 復召韓厥 辭 亦不肯往

曰古人有言曰 韓厥述古 殺老牛莫之敢尸 尸王也此

畜老猶憚 而況君乎 何況國君而 二三子不能事君 汝

二三子不能事 君而圖弑之 焉用厥也 何用召我為哉於是樂書

戊子十八季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 程滑晉 使

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周子晉襄公之曾孫

偃使二臣迎歸而立之 是為悼公 生十四年矣 悼公

方十 大夫逆於清原 清原晉地名諸大 周子曰 與諸大

孤始願不及此 言我得為君出於望外 雖及此 雖我今

豈非天平 豈非出於天 抑人之求君 抑語辭言人之

使出命也 蓋使其君出命 立而不從 若徒名為立君

此豈非天平 豈非出於天 抑人之求君 抑語辭言人之

國語視此更
詳敘法略別
亦可互觀

將安用君如此則安用二三子用我今日言汝諸大夫能用我之命

當自始否亦今日若不用我之命共而從君汝等若能

而從其命神之所福也○按悼公以幼弱之年初見諸大夫

而其言導不可犯也如此諸臣之跋扈對曰羣臣之願也

者安得而不畏服也其復霸者宜哉敢不惟命是聽豈敢不惟君悼公

諸大夫答言共以事敢不惟命是聽命之是聽乎悼公

君乃羣臣之所願敢不惟命是聽始命百官始命令在

即位于朝悼公既入朝廟遂行始命百官始命令在

施舍施恩惠已責除其逮鰥寡惠及振廢滯振起匡困

乏匡亦救也困乏謂救災患災患謂罹天禁淫慝淫侈

者禁薄賦歛而取之歛去聲宥罪戾罪戾之人節器用

皆節器用之物時用民使民欲無犯時不縱已欲使魏相士

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頡子也士魴士會子頡魏頡子

晉國故使使之為卿荀家荀會不詳其所自出歷樂書之子無忌韓厥之子

也按國語荀家惇惠荀會文敏樂書之子無忌鎮靜故

使為公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公卿大夫職掌教訓

族大夫之恭儉孝悌也使士渥濁為太傅渥濁士貞子也按國

而宣惠於教共音恭弟音悌使修范武子之法武子士會曾為景公太

使為太傅傳使修范武子之法傳故使士貞子修其法

右行辛為司空辛之先祖魯將右行因以為氏按國語

空音杭使修士蔣之法士蔣士會之祖也魯為獻公司空

弁糾御戎弁糾按國語以為樂糾能校正屬焉校正主

御戎之屬於使訓諸御知義同訓諸御車者令知節義

荀賓為右荀賓不詳其所出按國語荀賓司士屬焉司

車右之官使使之使訓勇力之士時使使與司士同訓勇

屬於戎車之右使與司士同訓勇

北燕正傳...

卷五 成公

十四

批點左傳句解

力之士以

卿無共御卿謂諸軍之將也前此常有立軍

尉以攝之惟立軍尉之官臨祁奚為中軍尉按國語祁

不淫故使羊舌職佐之職羊舌大夫子也按國語羊

絳為司馬絳魏犇子也按國語張鐸遏寇為上軍尉按國語鐸

老知而不詐故使為候奄張老為候奄候

而信疆故使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之父也按國語籍

為上軍尉使訓卒乘親以聽命從車者為卒佐車者為乘

司馬蓋使中軍上軍尉司馬各

教其士卒使之相親以聽在程鄭為乘馬御程鄭荀氏

上之命卒子忽反乘去聲六騶屬馬六騶六閑之騶

國語程鄭端而不淫邪好諫六騶屬馬也使之屬於乘

而不愆故使為御乘車之僕六騶屬馬也使之屬於乘

車之御騶使訓羣騶知禮乘馬御掌駕官之長使與六

測留反騶使訓羣騶知禮騶同訓群駕官令知御車之

禮凡六官之長天子也六官之長即六卿也長上聲皆

民譽也皆是民所稱譽者也舉不失職所舉用者皆堪

者官不易方所居之官各守其爵不踰德所授之爵各

越其師不陵正師二千五百人之師也正軍將命旅不

偏師旅五百人之師也師帥卑於正不敢陵偏其正旅不

勗讞所以復霸也悼公復能興之復扶又反○楚伐宋

令尹子重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於晉人華元求救韓獻子為政

樂書卒韓厥曰欲求得人言晉欲求必先勤之則必先

代之將中軍

成霸安疆昔文公之成伯業而自宋始矣亦自救宋

宋有急不晉侯救宋之從韓厥楚師還畏晉強故還○是

立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五卷終

北齊元傳可昇

成公

十五

春秋左傳句解卷之十六

晉矣姓安也又晉文公也曰晉文公也未晉文公也昏人晉文公也自宋欲矣宋文公也

宋華氏收晉晉意宋華氏也○焚外宋宋華氏也

官不長太業不備其式也晉不制晉不制也舉不夫舉不夫也

襄公各午成公子在位三十一年謚法

巳丑周簡王十四年元年陳成公三十七年齊靈公齊靈公二十

庚寅周靈王二年鄭成公疾疾子駟請息肩于晉

親集矢於其目為晉呂錡射中其目非異人任言其王任此德

寡人也為我故也若背之若背楚而從是弃力與言棄力與言

其誰暱我無信如此誰背免寡人唯二三免寡人唯二三

鄭伯論卒子髡頭立是為晉師伐晉師伐

古蹟

襄公

鄭未服故諸大夫欲從晉欲遂子駟曰官命未改先

未莖嗣君未免喪故云孟獻子曰時獻子從諸請城虎

牢以偏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獻子以鄭人知武子曰

善武子苟營也善獻郟之會去年獻子與齊之雀吾子

聞崔子之言時崔子與獻子語有不服今不來矣今崔

不勝薛小邾之不至三國皆屬於皆齊故也皆畏齊而

寡君之憂不唯鄭言我晉君不唯憂營將復於寡君將

以汝之言告於而請於齊然後請齊共城虎得請而告

齊人從請乃告吾子之功也如此則是若不得請君齊

諸侯會築虎牢將先伐齊吾子之請汝能請諸侯之福也

請事將在齊未服治鄭不待我晉遂城虎牢於是齊崔

蒙其福豈惟寡君賴之君賴之

小邾之大鄭人乃成鄭人始行

夫皆受役鄭人乃成鄭人始行

辛卯三年鄭僖公公如晉義公即位至盟于長檮晉侯

國都與公盟于長檮相襄公行公稽首頭至知

武子曰天子在上言天子在上而君辱稽首稽首事天寡君

懼矣恐懼不敢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言魯國密

邇仇讐親近齊楚寡君將君是望我魯君宅無所待敢

不稽首豈敢不○晉為鄭服故去年鄭人行且欲修吳

好又欲與吳修將合諸侯將為使士句告于齊士句范

曰寡君使句晉侯使以歲之不易以歲事之多不虞之

不戒又以不可虞度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我晉君

與諸兄弟謀不協以圖謀諸侯請君臨之請齊靈使

辭命

句請盟使我先就齊侯欲勿許靈公不欲而難為不協

時諸侯皆服故靈公難於獨為不協難去聲乃盟於彤外乃與土句盟於彤

○祁奚請老祁奚為中軍晉侯問嗣焉以嗣續其職稱

解狐舉解狐以自代解音蠶其讐也解狐素與祁奚為仇將立之而卒將立

為尉又問焉悼公再問祁奚誰可為尉者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也

於是羊舌職死矣羊舌職佐祁奚者對曰赤也可赤羊舌之子也於是使

悼公又問祁奚誰可以代羊舌職者對曰赤也可言可佐中軍尉於是使

祁午為中軍尉祁奚羊舌赤佐之以代羊君子謂祁奚

於是能舉善矣言祁奚所舉得善類稱其讐讐謂解狐不為諂設令他人稱其

仇則非諂以求福也立其子子謂祁午不為比他人立其子則心在親比也惟

祁奚則非比祁奚則非比舉其偏偏謂羊舌赤是不為黨他人舉其也比昆志反

俞漢常
原本看難

阿黨也惟祁奚則非黨商書曰今周書無偏無黨於已無所偏私

王道蕩蕩此王者之道所以其祁奚之謂矣言祁奚解

狐得舉未得位而死祁午得位得代其父之位伯華得官羊舌

伯華官亦位也建一官而三物成尉佐同官故曰建一官

物能舉善也夫可謂能舉善類者矣唯善故能舉其類唯祁奚是

舉善類詩云惟其有之惟已是有是以似之故

舉得似祁奚有焉此詩也言足以當○諸侯同盟于雞澤晉悼

諸侯于雞澤之地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楊于晉悼公之

其行陣也曲梁魏絳戮其僕時魏絳為中軍司馬謂以

其各行音杭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言合

僕晉侯怒魏絳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言合

同盟本以為楊于受戮同何辱如之晉之辱

此必殺魏絳欲殺魏絳以雪其辱無失也不可失對曰絳無貳志

也羊古亦答言魏絳事君不辟難不避難音避難去聲有

罪不逃刑假使有罪必逃其將來辭言魏絳必來何辱命

焉不必辱君命言終赤之答魏絳至魏絳果授僕人書

公之御者將伏劍將以自殺也士魴張老止之時士

使言日來我君使臣斯司馬故使我為此臣聞師眾以

順為武我聞師旅兵眾順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治軍事

縱舍罪人是為其敬君合諸侯公合諸臣敢不敬豈

敬若執事之臣畏死而罪莫大焉是我與楊于臣懼其

不討罪是不敬也

只以辭命交語

知死效處乃是以及至

死我若不討則以及揚于又恐我之無所逃罪是我

重無所不敢致訓不能以禮至於用鉞至於用鉞臣之

罪重是我之敢有不從敢不從君以怒君心以至君請

歸死於司寇請致尸於司公跪而出俾公聞其將死不

子之討軍禮也汝之討戮揚于之僕寡人有弟弟謂弗

能教訓平日不能以使于大命一旦使之于犯寡人之

過也此乃我子無重寡人之過益我之失也重去聲敢

曰為請敢以此說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言魏

刑當罪是能以反役反自與之禮食悼公親為魏使佐新

軍於是張老代絳為司馬而士富代張老為侯奄

北地三傳丁卯襄公

壬辰四年是歲陳成公卒子穆叔如晉穆叔如晉穆叔魯叔孫豹

逐僑如立穆叔禮待穆叔晉侯享之悼公以享金奏肆夏之三夏

樂章各見周禮其二曰韶夏其三曰不拜穆叔不工歌

文王之三文王詩大雅篇各其二曰大明其三曰不拜又三拜穆叔

又不工歌鹿鳴之三鹿鳴詩小雅篇各其二曰四牡其三

詩三拜每其一詩則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使之官

子貢其名也晉韓厥使韓厥使日子以君命辱於敝邑言汝奉

命來使先君之禮以先君禮藉之以樂而薦之以樂以辱魯君之

吾子以此禮樂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舍其大謂不

王重拜其細謂三拜鹿敢問何禮也敢問此禮對曰三

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元侯謂九牧二伯諸侯之長也

使臣弗敢與聞言我是諸侯之使不敢與聞文王兩君

相見之樂也文王以下三詩皆迷文王受命作臣不敢

及我不得聞之故不拜也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鹿鳴詩

嘉賓穆叔奉君命來使詩嘉賓美之意四牡

君所以勞使臣也四牡詩序言勞使臣之來即所以勞

敢不重拜敢不重拜晉君以謝勞皇皇者華其序言君

君教使臣曰詩教我以此必諮於周詩意言使臣當諮問

音臣聞之我之所聞如訪問於善為諮此句總釋詩中

者乃是訪咨親為詢此句釋詩四章周爰咨咨禮為度

此句釋詩三章周爰咨度待洛反此句釋詩首章

謂問政事曰咨難為謀此句釋詩二章周爰咨謀之臣

魯武子對
晉意同而語
不若彼之禮
彼肆善及之
一語絕歎

獲五善因君之教而得咨敢不重拜敢不再拜以謝○

公如晉聽政魯襄公朝晉以受晉侯享公禮待公公

請屬鄆襄公請以鄆國屬魯使晉侯不許悼公初不孟

獻子曰時襄公七年七歲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言魯君

齊楚仇而願固事君而願堅固無失官命以無失晉國

命鄆無賦於司馬乃小國本無貢賦以入於司馬為執

事朝夕之命敝邑言晉之執事者朝夕有敝邑褊小魯

狹小所收財賦闕而為罪苟貢賦有闕寡君是以願借

助焉我魯君所以願借晉侯許之悼公乃從魯請六年

魯○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其君子

以使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莊子魏絳也孟樂因之以

不勤勤

請和諸戎請晉國與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悼公言戎

之意有貪不如伐之不若伐之而魏絳曰諸侯新服

諸侯新陳新來和陳舊屬楚去年將觀於我新服新和

服於晉皆將觀晉我德則睦晉而德則睦否則攜貳不然則

貳以叛貳以叛勞師於戎晉若勞兵而楚伐陳楚兵必弗能

救晉兵必無是弃陳也如此則是棄諸華必叛中國諸

不能庇陳必叛晉矣戎禽獸也戎狄之人本獲戎失華雖伐戎得

國諸侯無乃不可乎得小失大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昔

辛甲為周命百官官箴王闕使百官各以所居官事於

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獵之茫茫禹迹茫茫遠貌禹迹

畫為九州畫天下之地經啓九道於九州道路民有

規首侯則

北... 襄公

即此一箴已足

揚子雲極力擬擬僅得其

似且太易於

此格若周史百箴必當多

變惜乎不傳

寢廟民有寢以安神獸有茂草禽獸則有茂盛各有依

處若民若物德用不擾其德無所廢亂在帝夷羿夷羿夏太康

其塵牡獸之所思惟在田獵武不可重言有國家而思

事獸臣虞人自稱言敢告僕夫敢以吾君之僕御者虞

所掌者原野之事

歲如是魏絳言武王時可不懲乎聞此箴者可不於是

晉侯好田當是悼公故魏絳及之魏絳本意勸公好田并誦

虞箴以諷諫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悼公言如此則

對曰和戎有五利焉魏絳言晉若和戎狄荐居荐聚也一日荐

戎有五利焉戎其利有五戎狄荐居草也言戎狄逐

水草而居也費貨易土既與通利則貴貨易得土可賈

焉其土產之貨可以一也邊鄙不聳與戎和則邊

動民狎其野吾民皆得狎習穡人成功於是務稼穡者

二也此二戎狄事晉與戎和則諸戎四鄰振動以震動

乎四鄰諸侯威懷遠之足以威懷三也以德綏戎

之國但用德以師徒不勤士卒之衆甲兵不頓甲兵之器四

也此四鑒于后羿田以失國為戒而用德度而用德以為

遠至邇安遠之戎狄皆服五也此五君其圖之利害如

自圖公說悼公悅魏絳使魏絳盟諸戎使與諸戎修民

事修節田以時奪農時○邾人莒人伐郕臧紇救

郕臧紇臧武仲也郕既屬敗於狐貍狐貍邾地各臧紇

來國人誦之謠以譏之曰臧之狐裘臧紇當時敗我於

反來國人誦之謠以譏之曰臧之狐裘臧紇當時敗我於

是日角語風

語儘古錄弟

每條多四言

三句便覺板

是日角語風

謠以譏之

敗我於

敗我於

敗我於

敗我於

敗我於

敗我於

敗我於

批點方傳名解

狐貍致我敗於我君小子襄公幼弱朱儒是使臧紇短

朱儒言襄公委任不得其人也朱儒朱儒重言以使我敗於邾師為邾

人所敗也

癸巳五年陳哀公季文子卒魯季孫宰庀家器宰家臣

也庀匹為葬備具家器之所有無衣帛之妾其家妾不

聲反無食粟之馬其廐馬無藏金玉其府庫不無重器備

無金寶之重器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其

無甲兵之重備相三君矣自宣公八年襄仲季文子始

儉於私家可以而無私積聚積子匹反可不謂忠乎非忠於公室

去聲甲午六年是歲乙未七年是歲夏四月周四月

知其忠於公室而無私積聚積子匹反可不謂忠乎非忠於公室

三卜郊卜吉日不從三卜而乃免牲於是其牲孟獻子

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仲孫蔑言我今乃夫郊祀后

稷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者以祈農事也后稷以農事開

農是故啓蟄而郊啓蟄建寅之月今雨水節也郊而後

耕郊祀之後即今既耕而卜郊今正月既耕而宜其不

從也宜其卜之晉韓獻子告老獻子韓厥也公族穆

子有廢疾穆子韓厥之長子名無忌將立之將使代韓

辭曰穆子詩曰露篇有云豈不夙夜言人豈不欲謂行

多露所懼者多露之濡已也詩意謂人不可以晏居官位也

曰又詩小雅節南弗躬弗親言在位者苟庶民弗信庶

民不聽信其命也引此詩者無忌不才穆子稱名言我

言已有廢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不才不足為卿

北占二五丁巳年

讓其可乎

必也遊讓而後可乎

請立起也

請立其弟韓起為卿

與田蘇游

田蘇

靖其爾位

詩言君子安靖恭敬

好是正直

好是正直之人與之交游

詩曰

詩小雅小

神之聽之

如此則神明聽而順之

介爾景福

而介助之恤民為德

恤民為德

正人之曲是為

正直為正

正直已心是為正也

正曲為直

正人之曲是為

如是

如是

則神聽之

則神明必聽順之

介福降之

必降福以助之

立之不亦可乎

立之不亦可乎

使宣子朝

宣子韓起也使之朝

遂老

韓厥致仕

晉

晉

侯謂韓無忌仁

悼公謂無忌能讓所以為仁

使掌公族大夫

使為公族大夫

公登亦登

禮登階

○衛孫文子來聘

文子孫林父也

公登亦登

禮登階

趨進曰

趨進曰

與襄公同等

叔孫穆子相

穆子叔孫豹也相

趨進曰

趨進曰

趨進曰

而進

諸侯之會

言諸侯同會時

寡君未嘗後

魯君與汝衛

魯君與汝衛

登

今吾子不後寡君

今汝乃衛之臣而與魯君同登

寡君未知所過

魯君

魯君

未

知何失而吾子其少安

言汝何不徐緩也

孫子無辭

言以答

言以答

亦無後容

亦無後改之貌

穆叔曰孫子必亾

言文子有取亾之道

為

取亾

臣而君

君禮自處

過而不後

有失而無後改之貌

亾之本也

此乃取亾

之根本也

為十四年

孫林父逐君張本

丙申八年

鄭簡公

鄭簡公

鄭子國子耳

侵蔡

子國鄭穆公子名

鄭人皆喜

鄭人皆喜

鄭人皆喜

各

概蔡黨於楚二子

獲公子燮

燮蔡之司馬也鄭虜獲之

鄭人皆喜

鄭人皆喜

德而有武功

言鄭乃小國不修

禍莫大焉

此乃鄭國楚

晉師

晉師

人來討

楚人為蔡之

能勿從乎

鄭敢不從之

服楚

服楚

故必來伐鄭

能勿從乎

鄭敢不從之

服楚

服楚

服楚

文子

諸侯之會

言諸侯同會時

寡君未嘗後

魯君與汝衛

魯君與汝衛

登

今吾子不後寡君

今汝乃衛之臣而與魯君同登

寡君未知所過

魯君

魯君

未

知何失而吾子其少安

言汝何不徐緩也

孫子無辭

言以答

言以答

必至晉兵必晉楚伐鄭晉楚二國迭來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

自今以後鄭國不弗得寧矣無安寧之歲矣言四五年後晉楚強弱之勢判乃得

安子國怒之其父怒子產之多言曰爾何知言汝有何所知國有大命國

有大而有正卿自有正卿與其謀議童子言焉汝童子也出而僭言將為戮命

矣必將受其刑戮矣其後晉楚○楚子囊伐鄭莊王之

子公子貞也五交兵伐鄭皆如子產之言討其侵蔡也果如子產之言子駟子國子耳欲

從楚三子欲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孔子穆公之子名

名董子展子罕之子各舍之皆穆公子駟曰周詩有之

之孫也三子欲待晉兵來救音矯子駟曰周詩有之言人

今周詩無此蓋逸詩云曰俟河之清詩言何水濁而欲俟其清人壽幾何言人

蓋逸詩云而河清遲以喻晉之不可待也兆云詢多兆卜也詢謀

蓋河冰三千年乃清幾上聲兆云詢多兆卜也詢謀

詢謀職競作羅則競作羅網之難而謀之多族言鄭之

又多職競作羅無成功者職此之由謀之多族言鄭之

實多族類民之多違人各有心必多違戾事滋無成所謀之事民急矣

今楚兵來討民姑從楚以紓吾民不若且服楚以少緩之

晉師至晉兵吾又從之我又敬共幣帛但當敬以其奉

以待來者以待來伐者小國之道也小國事大之犧牲

玉帛盟用玉帛待於二竟待於晉楚二國之境以待疆者待

與之盟會疆音強而庇民焉庇幾旦夕之安可以寇不

為害與之和故二國民不罷病不與之戰則吾國之不

亦可乎如此豈子展曰子展不肯從小所以事大小國所以

信也以其有小國無信以鄭之小國兵亂日至如此則

兵禍亂日無日矣其亡國也五會之信謂鄭與晉三年

戚又會城棣七年今將背之之信而從楚雖楚救我

此亦多四字
則以意多而

來救晉將安用之而得楚失信親我無成晉以同姓而

兵之伐將何用之鄙我楚欲滅鄭而為不可從也于駟之謀不如

待晉不若且待晉君方明晉悼公年四軍無闕四軍謂

軍及新軍也無八卿和睦八卿謂四軍之將及必不棄

鄭必不肯棄楚師遼遠楚兵至鄭糧食將盡所齎糧食

盡必將速歸而必歸也道里隔遠何患焉言楚不舍之聞之子

稱各述其所聞杖莫如信人之可倚杖完守以老楚今但完守

師楚師杖信以待晉倚杖誠信不亦可乎如此豈子駟曰子

必欲詩云引詩小雅謀夫孔多詩言謀事是用不集故

從楚此益不集也發言盈庭發言者多而誰敢執其咎誰

斷決是非出而如匪行邁謀言若非親往行于道路而

偏坐而是用不得于道為是之故用不請從楚請無待

從駟也受其咎子駟各駟言我當乃及楚平從子駟使

王子伯駟告于晉伯駟鄭大夫鄭使曰君命敝邑言晉

我鄭修而車賦而汝也賦兵也言敝而師徒敬飭汝以

討亂畧其有作亂而侵蔡人不從蔡人恃楚不敝邑之

人我鄭國不敢寧處不敢悉索敝賦盡索鄭國以討于

蔡以討蔡人獲司馬燮虜獲蔡司獻于邢丘今年會于

我獻蔡今楚來討之故來討于鄭曰女何故稱兵于蔡

言汝安得擅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言馮陵我城

郭馮迫也城外曰郭音馮敝邑之衆凡我鄭夫婦男女

夫婦已嫁娶者不遑啓處遑暇也啓跪也不以相救也

辭命

說意婉妙最

善文過王文

恪謂道而節

良然然意味

却正於飾處

深長

使後人為之
相救也接民

灰亡即其子
弟接民知寤
困意亦自足
此挿入剪焉
夫人四句若
另起頭而意
實相承且申
說意更透文
勢於緩中乃
更勁乙氏母
憚此長最爾
阻嚼

城下蓋示城
下之盟意

以相救其
灰也也
無所控告

寡焉傾覆
滅我鄭國
始將盡焉

即其子弟
即是父兄
夫人愁痛
人憂愁而疾

不知所以
地民知窮
困于楚兵也

而告訴者
民灰也者
於楚兵者
非其父兄

亦不使一
介行李告
于寡君

而即安于
楚以圖苟
安君之所欲也

君誰敢違
鄭寡君將帥
諸侯以見于城下

臨鄭之城
唯君圖之
之明年而晉伐鄭

○晉范宣子
來

○晉范宣子
來

○晉范宣子
來

○晉范宣子
來

○晉范宣子
來

○晉范宣子
來

○晉范宣子
來

○晉范宣子
來

○晉范宣子
來

○晉范宣子
來

○晉范宣子
來

○晉范宣子
來

○晉范宣子
來

○晉范宣子
來

○晉范宣子
來

宣子稱名謂我嗣其敢不承命豈敢不承季君子以為

父祖焉先君之守官武子之教命君子以為

知禮禮形弓之義義在晉君故士甸受之君子謂之知

禮若審俞來聘為賦形弓以美審俞則非禮也

晉公二十八年晉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欒武子為大司空

